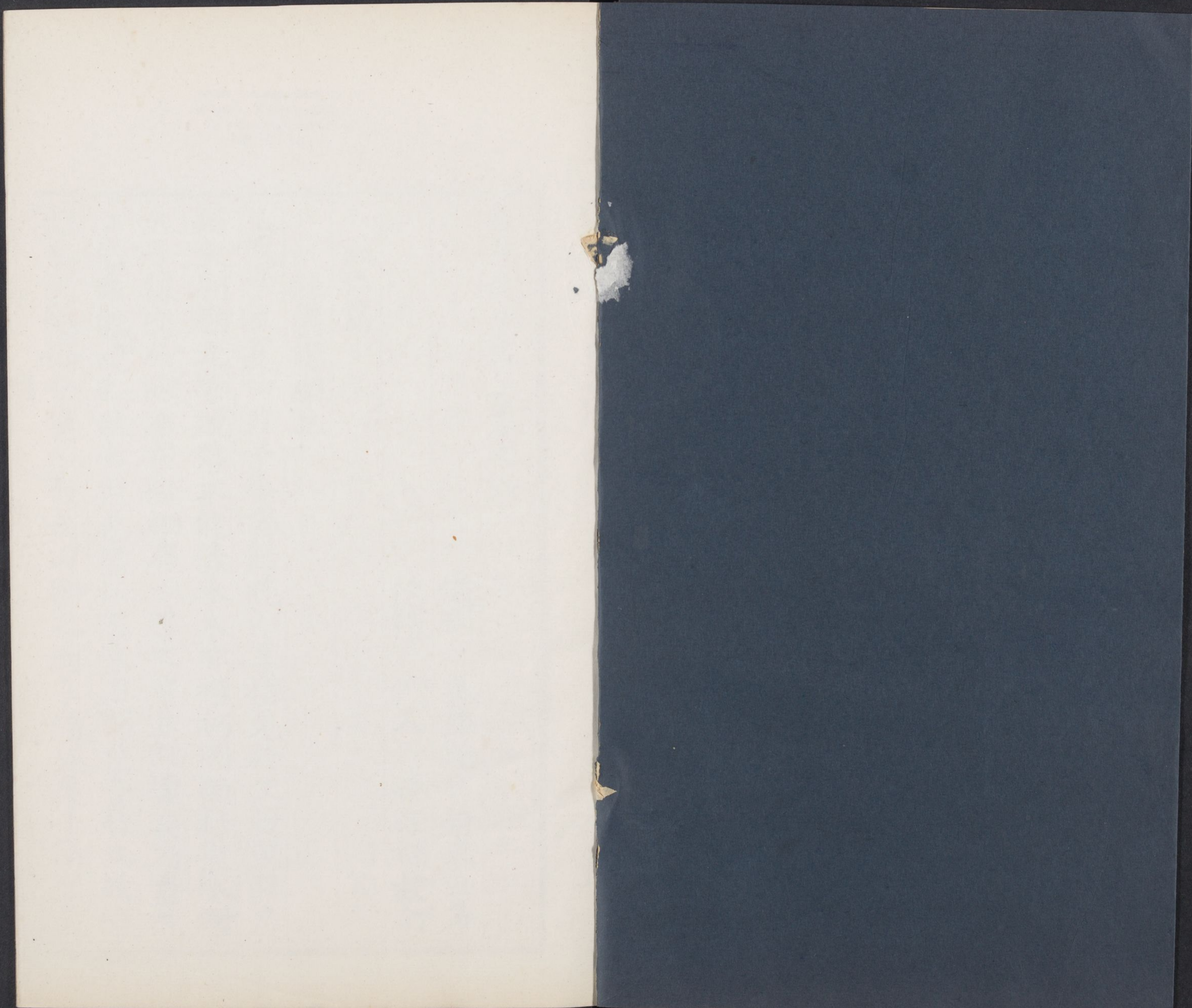


T 5413 / 0224 (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FEB 15 1941

香東先生文集卷之六

儀到 郭維培 怡夫 著

德清 門人 蔡汝楠校訂

記六篇

韓侯修廟記

正德丁丑夏四月予告歸既以享禮見於父母翌日乃
謁文廟廟瓦皆脫落不能蔽木木亦摧朽罔雨格致水漑
夫子像交於頤有司者糊席以障之席且就壞矣乃盡撤
心傷弗能視也秋七月邑侯汝楠嘗來自朝邑予告之故
請廟其傷如余遠以告余曰廟之於予傷宜矣予傷宜矣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六

儀封木 郭維藩 价夫 著

德清 門人 蔡汝楠 校訂

記六篇

韓侯修廟記

正德丁丑夏四月予告謁歸既以享禮見於父母翌日乃謁文廟廟瓦皆脫落不能蔽木木亦摧朽因雨格塗水瀝夫子像交於頤有司者棚席以障之席且就壞矣乃盡然心傷弗能視也秋七月邑侯汝哲來自朝邑予告之故侯謁廟其傷如余退以告余曰廟之云子傷宜矣子傷宜矣

哈佛大學漢學
圖書館珍藏印

然予宰也有政教之責焉夫政非教不淑教非政不行是故廟者政教之所出也敢弗崇與乃遂經其費於是凡訟而罔理者富使輸木與灰貧使力作皆准其當匠則官擇其良而與之直侯諏日告於廟乃肇事木則畫易其舊瓦則仍其舊者半壁若庭剝者圮者凸者窪者皆治如舊自九月乙丑至十月壬戌凡五十有八日而廟奕奕矣乃民不知有役役不知有費焉於是學生李富苗天潤因有請於予曰廟敝且十年凡經四令罔有及者侯始政吾邑即有此功盍記諸石以為後勸予曰未盡侯也茲役也其有善後之政焉夫用不擾民力省而功倍仁也因改中樞費

才溢功知也謀定舉事刻日而功成果也是故仁則必愛斯無苛行矣知則必察斯無遺奸矣果則必斷斯無敗謀矣以是於政有弗善者乎故曰茲役也有善後之政焉侯庸而有節姓韓氏名邦彥

祁門縣創建環谷書院記

環谷非谷也其地山谷環繞也祁門鄉先生汪公德輔居之因自號曰環谷中有講堂歲久而圮然而未有書院也先生陪祀於紫陽書院然而未有專祀也書院以專祀先生也乃都御史陳公文鳴命祁門令洪哲為之也縣治之右有山曰大洪山之下為社壇社壇之左其地博大以長

實為院之位山形盤紆回合如梳其院題曰環谷書院蓋擬其舊云其制中為堂三楹前為門楹如堂數又前為門一楹肖先生像居堂中其費以其俸而僚屬亦以其俸來助補而措之官者才十二而民不與焉以嘉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肇事再月倍日而院成令釋奠焉以妥其神奠之日邑人士皆樂觀厥成翕翕向風矣令退曰茲功也都撫志也弗可弗著其始也遂以余生光賚狀來留都請予記予曰祀之哉祀之哉夫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者非以其行足以表世學足以開後與祀之哉祀之哉先生元人嘗以省試舉於有司已而棄去逮我太祖之黜元命也

遂趨修史之召非中隱見之義與其行正矣先生之學也非六經孔子之言不究在易有音考在詩有音義在春秋有纂疏在禮經有補逸在通鑑綱目有考異非精於經與史之義與其學正矣夫行正則身修學正則行純二者交益聖功也豈曰鄉先生之云乎士之後先生而生者瞻其像而不法其行是不以先生自待者也讀其書而不求得其義是不以先生之學為學者也奚以鄉先生為哉是故本其隱見以行已斯不陷於非義矣本其經訓以求道本其史考以論古斯不惑於異學矣由是而之焉上則聖次則賢次則亦有令名則祁門永為君子之鄉而先生亦永

有辭於祁門祀之哉祀之哉陳公問學文章推重於時其撫南畿也以表賢興教為先務故其化大行令在邑六年政宜於民是役也蓋嘉績云

南京翰林院重修記

嘉靖乙酉夏五月予遷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蒞院院圯太甚堂之右廊凡五楹二門右个凡三楹圯十餘年矣堂後南廂三楹圯八月矣遺址宿莽長可及限土地祠寄於右廊之址上棟撓壁穿後逼民側腥穢之氣達於主櫝大門三楹木朽如絮瓦半脫因格雨其下支以木炭欲顛矣儀門之敞如大門焉交堂三楹孔曰

廳三楹北廂三楹屋脊皆崩墜即雨下塗水如注屋中積淖如塗附講讀廳暨左廊迤邐而西餘二十武壁皆圯裂欲傾勢逮於屋其堂祀階砌甃毀土崩或凸或窪難於走趨顧瞻久之盡然用傷遂以繕修請諸司空司空以詔停興作報罷會李孔目朝貢來送院卒直金總一百二十六兩有奇予曰是月以前皆吾未任事之日也奚可受直盍致諸攝院二君子乎而通政叅議黎公師召太常少卿何公粹夫皆堅辭之孔目以復予喜謂曰廢其可興乎吾欲殼此為之子其具材飭工以既厥事孔目曰唯唯於是剏而復之者為南廂為右廊為右个毀而修之者為大門為

儀門楹數皆准其舊剏之者為土地祠一楹居二門外之南偏其崩脊巖墻頽圯敗砌皆加繕焉凡用木以根計大小二百三十有奇甌若坯以方計甌一萬八千六百有奇坯一萬三千有奇瓦以片計二萬二千六百有奇石灰油鐵膠煤以斤計灰八千有奇油以下總百有奇工以工計匠氏一百八十有奇填氏一百九十有奇總費金一百二十五兩有奇以丙戌三月十六日肇事至九月旬又三日告成焉孔目悉會其費以上且琢石請書其事予曰人無乃以為伐乎曰非伐也夫院之廢極矣先生以卒直之金始克復之欲紀諸石者俾後之人知其廢而復也則必思

保之矣如其廢也知其前之復也則必思繼之矣夫保則復者無或廢也繼則廢者或可復也皆於石焉賴其何伐予曰諾遂書而刻之是役也大門之材與費皆出工部惟瓦與繪事不與焉又嘗飲之甌六千方瓦六千片石灰三千斤桐油六十斤云

柳溪書屋記

明有冢宰曰東崖許公天下罔弗聞公之為宰也董正百官官罔有倖進雖奄瑾擅國命亦弗能撓以私不亦節乎獎惠吏絀殘吏吏能而無惠政者亦抑之不亦仁乎公莊而不驕群僚嚴之門無習客焉不亦威乎急於進賢不以

好舉不以怨抑不亦有容乎故君子之言賢宰者歸焉公
嗣子廷章敏而肖者也構書屋三楹於柳溪之上屋負東
崖且以為號夫喬然而立者崖也俯然而垂者柳也喬者
父道也俯者子道也子之道在敬承於父東崖故有書屋
公之處也實成德於茲溪之外有山有竹山有堂竹有亭
廷章構屋必於崖後而讀書必於是其知敬承之道與是
故觀崖之排風雷而弗撼則思公之節觀崖之出雲雨以
澤庶類則思公之仁觀崖之欽巖可仰而不可凌則思公
之威觀崖之生物畜珍則思公之有容夫思則思求之求
則思得之得則思守之守之固斯可見之行以配於東崖

矣夫讀書所以求心也求心所以致思也廷章其知敬承
之道與

劉壽州修橋記

壽州北門之外淝水過焉行十里合於淮又州良方有湖
廣袤百里每七八月之間雨集三水會溢奔放懷城無間
歲焉舊有橋代涉歲久而圯石皆寢諸水凡往來之人深
厲淺揭時有顛溺大為民病乙酉春有詔遣劉子刺壽因
大修廢政次及於橋臨河歎曰草創而重負又何怪焉遂
僱工飭材乃命龍氏曰凡採石用積理而黎者勿用踈理
而丹者積理者弗剝踈理者善剝違此石弗良命陶氏曰

他日汝用石汝其往贊於龔氏命匠氏曰凡求材取堅木勿取脆木堅木禦蠹脆木叢蠹違此木弗良命治氏曰凡煨鐵火欲熾淬欲數熾以數則淬去而精違此鐵弗良又表位以示曰橫勿過四十尺縱勿過四百尺中勿過四空石覆三空板覆一空使可啟闔勿過舟楫謀定而工乃大作復即工所申命曰陶氏來汝為空定基欲審為基欲廣比石欲密施灰欲周如無介焉是故水雖湍而弗傷於空又曰汝覆空布石欲大小相比下石欲厚薄相比施灰而加填如無介焉是故雖有走潦而弗淋於空曰龔氏來汝其選石以從於陶氏曰匠氏來汝治材枘當視其鑿鑿枘

相得是故木雖敝而弗脫曰治氏來汝為鐵貫者欲厚其體直者欲銳其下圜者欲無辨其介是故達諸堅而弗敗又命徒曰重服重輕服輕各共其服重無或逸於輕輕無或逸於併工有程課徒有番更日有津犒故命不再申罔有批事始乙酉秋訖丙戌冬凡期有三月而橋成命之曰利涉郡人士觀之皆歎曰博大雄偉自有茲水或未有茲觀也盍紀諸石以頌厥成於是鄉貢士吳生介太學生柳生聯芳乃南渡大江請予記予因劉子而有感於子產之事焉其如晉也責其不以時平易道路晉人服罪及相鄭乃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之水言是而用違此孟子譏其不

知政也夫公而有制周而不遺之為政劉子在壽薄賦輕刑興禮明教故今民安其生士修其學美化浸浸矣成橋之績非所謂有制而不遺者乎劉子之賢勿論今人雖子產亦未足多也劉子名天民魯人嘗為選部大夫守職不阿毀於讒口其成橋惟在壽之次年云

重修儀封城隍廟記

儀封縣城隍廟前縣治百餘武稍西偏有殿有寢有鐘樓有門東西有廡圮者且脩者數矣正德丁丑夏四月予告謁歸因謁廟自殿寢而下圮太甚東廡後地入民居者二丈有奇居者已長子孫矣又因殿廡壁為圉為墀以畜牛

羊鷄豕腥穢之氣蒸鬱殿庭予吁以出秋七月朝邑韓侯邦彥來蒞任有脩廢之志予謂曰城隍廟盍脩諸侯曰諾乃遂正侵地而表其疆以費殷財屈久不即工者老高舉王宇孟祥有見於予曰工之未舉非其財用不足乎舉等誠願以私錢置酒致侯命曰諸富人必得其助庶可完此殿也予曰可間以告侯侯乃為一書印記付舉等曰汝凡得諸富人者皆登此書惟汝出入功成予核之匠若徒子發以來食授以官於義官王用贊汝功乃召諸富人皆集廟庭舉等以侯命揚解衆曰惟命於是致金致粟致材致甌各從所有乃毀殿准舊為三楹材良而大制壯而弘自

有廟以來未之有也戊寅十一月肇事已卯二月殿成而力固能及他嘉靖甲申冬東平侯美以更任至此見廟思欲僞工乃用道士劉守道募於衆材用既集遂撤寢暨門而新之越三月乙酉十月告成事適予以考績之便道於邑舉等見且請曰昔用子之言賴二侯之威以克有功今廟地雖復不紀諸石恐滋後心子盍為文予是其言記曰城隍之祀非古也議禮者蓋取諸伊耆氏庸之祀之為之也防隄也庸溝也隄以障水溝以受水均有功於農於是乎蜡焉夫城以障為義隍以限為義二者之險設而民無暴客之患功大而迹隱故神之神之斯報之矣報之斯祀

之矣廟者所以萃神而祀也靈而不爽之謂神求諸廟則遠而虛求諸心則近而切夫殺人者殞生布種者得禾雖愚者亦知之心動於善即布種之類也心動於惡即殺人之類也知善之得福而必為懼惡之得禍而不為則神固不遠於心矣乃若視廟圯而弗顧居廟地而若有心以為善乎不善乎慊矣心之所慊悔必生焉悔之所積戾必生焉不祥為戾夫人必自當之矣且弘治以來令吾邑者周侯整以病痿去劉侯琰以政廢調虞城尋以病痿去馬侯驄以貪酷黜尋嘔血卒萬侯祥以貪黜尋瘍發於耳卒李侯溱傳侯貫趙侯榮遷俱以賄犯黜皆不三年在官焉惟

張侯法幾九年以罷軟黜歸而火喪其貲此皆吾與耆老所共睹記者其遠與細姑置也神其可玩哉凡厥有位與厥庶民嚴心之神以格有廟亦庶乎脩身而懷福者也廟地縱凡三百五尺橫凡一百一十五尺而故老猶謂未盡復云是役也主簿張君繡李君鉞典史陳君大倫咸有力故附諸石

序一十四篇

贈大司徒黃山鄒公考績序

黃山鄒公守大司徒之三年將上其績於朝其本部大夫士咸圖以言贈於是魏大夫宗召潘大夫希平來請於予

既不得辭乃遂言曰夫邦之建官以凝績也官之考績以陳職也朝之黜陟以馭官也是故其績凝者其職修職修於是乎陟及焉其績罔凝者其職廢職廢於是乎黜及焉故考績之典朝廷賞罰彰焉人才賢否辨焉政治得失昭焉功業久近由焉國家治忽係焉是朝政之大而臣職之急者乎夫官以績至者也司徒之尊非一陟而至也而績之所由來者漸矣昔公之給事內廷也諍言直議言務其大諫績著矣而逆瑾弗說也以都諫而遷於郡瑾縛於是乎有叅政於魯之命又有布政於閩於滇之命然而三省安而民饒於畜旬宣之績著矣於是乎有中丞撫順天之

命然而平叛苗以寧其民綏定之績著矣於是乎有總都
臺之命然而群寮率職時則無匪人無秕政風紀之績著
矣於是乎有今茲之命焉初公之治南省也委吏守空庾
而卒有飢色通國皆危之公以便宜請諸朝命以逋賦屬
諸撫臣以督餉責諸藩司然而粟來而溢於庾總賦之績
著矣是行也朝廷其又命之乎其將留贊大政乎夫大政
者天下之政也非領一方專一曹也今天下之弊士張詖
說而詭於聖道德殊矣衰冠詭服自士而達於賈狙皆服
之風俗厲矣國是靡定人罔適從公議乖矣官府憚難事
而遞遜焉因循成矣幼陵長卑間尊禮化乖矣而侈俗惡

政盜患民災不與焉此不可後視而緩圖者也其在吾君
與大臣與公量足以有容識足以有別才足以有濟向者
之績既隨在而著今也出其有以劑量而贊棄之大政一
轉五弊可祛太平之業必自此興矣他日上其績朝廷命
之崇階高爵又安可涯乎公其無忘天下哉

贈孟溪鄭先生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序

孟溪先生登朝籍二十四年至是四易其官矣始為行人
使職也其使於四方凡吏治之臧否民生之休戚罔不究
知人或聞其論歷歷如躬履其境而見其事者君子曰使
道其在是乎行而不怠公進而為給舍諫職也論人必究

忠佞之實建議必要成敗之歸君子曰諫職其止是乎不
矯不欺又進而為南京尚寶司卿秩華而務簡地峻而心
清然而弗自逸也其於天下事因革張弛先後緩急參伍
錯綜具有定筭君子曰其天下之達才乎處靜不忘其有
事在寺六年天子用吏部請簡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君子
曰位已顯而責亦重然而未盡其才也予聞之曰非然也
非然也夫馬政猶邦政也故周人以司馬名官夫國非戎
不立戎非馬不行謂馬政為細務可乎是故戎馬相因者
也其在於今戎政不舉故馬政亦廢昔者內郡患盜徵兵
於邊王旅戒行投牒索馬戎馬之單耗奚如是之甚與故

今日之重且劇者其太僕之任與夫養軍猶養馬也今夫
軍閑其欲則忿戕其生則怨餓其體則瘁匱其力則傷如
是安得而弗困且逋也其在馬也亦然水草之弗適其形
瘠以困勞逸之弗節其力匱以憊追遊之弗時其欲離以
沮病瘍之弗恤其生殘以害如是安得而弗耗且敗也夫
軍之害在人去其害軍者軍斯安已若夫馬非地不步以
人不能牧欲蕃且息不其難乎國初建太僕寺於江北以
其地高曠而水草美也故馬息而用足今其地尚在而馬
之不及舊者何與蓋牧吏失其職而牧地失其舊也孟溪
之往也行牧地而表其疆復其舊而後以周官趣馬巫馬

校人庾人圉師圉人之政督群吏而課其成如是而馬不
蕃未之有也馬蕃而邦政亦可裨矣孰謂太僕之職不足
以盡其才乎司諫黃子趙子林子以孟溪舊諫僚也問贈
言於子予告之如此凡舊諫咸附焉

送侍御朱大武三載考績序

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虞典也我高皇帝之馭群
吏也以之其制凡吏滿三載者書其績於冊從其長考核
之已乃達諸臺部臺部又考核之然後上諸天子積三考
而黜陟行焉今京官自五品以下非守堂篆者皆然若夫
御史之績則有不可同庶僚求者何也庶僚之績易書御

史之績難書易書者易見難書者不易見不易見故不可
以庶僚之績求焉夫會計明而出納允賦吏之績也儀物
品式之當其可儀吏之績也卒試而覈戎吏之績也持法
如水民不知冤比吏之績也故當事者易集而考核者展
冊即可見御史之職雖無所不得聞而其大且要者則不
在是夫御史主諍君德之成就闕焉又主察百官之邪正
闕焉是故御史之於君有諂諫有正諫有危諫其於百官
也有婉刺有直刺有聞刺諂諫者假彼以明此其操心也
委正諫者因事以陳義其為謀也忠危諫者直辭以犯顏
其致忠也決諫雖不同歸於正其君而已矣婉刺者舉其

失而不沒其美欲其改也直刺者斥其惡而弗與諱欲其退也聞刺者有聞即舉官其事於衆欲其惡無所掩也刺雖不同歸於正其官而已矣夫諫行言聽則君臣於是乎皆正君正則可以作則可以垂謀臣正則可以贊議可以行令由是而明王之道興由是而太平之業著此御史之績也故曰不可以庶僚求也朱子大武之為御史也三年矣學粹而行潔節嚴而禮恭臺重之凡有舉也審而後發其諫也不欺其刺也不枉故疏上而無弗行之言是以三年而功加於上下乃大武以績上諸南臺臺大夫曰賢乎哉御史也署上考又以績上諸南臺臺大夫曰賢乎哉御

史也署上考又將以績與考上之銓部奏之天子也大武戒行於是侍御戴子承緒謂予曰大武考上上先生盍言以贈諸予曰予何言三考足以見賢矣今入奏天子將又寵綏之其賢當益著予何言承緒曰請即以是為贈哉

送僉憲李天章之湖廣按察司序

天章為禮科給事中三年有六月吏部推其賢天子命為湖廣按察司僉事將行都諫邢君伯宇暨諸司諫屬予言以贈既不得辭乃舉天章之賢以質之曰天章之在諫省也論人必究心術之微言事必中成敗之會明矣乎曰然與諸司諫議天下事是非必面盡其退也無後言直矣乎

曰然舉不嫌怨刺不辭親公矣乎曰然見義必行不沮不疑斷矣乎曰然此固優於憲司也夫湖廣大省也為府者十四為州者十九為縣百有五府若州有守縣有令皆民之牧也牧者賢民胥安矣牧者不賢民胥戕矣戕乃怨怨乃離民而離焉非國之福也是故舉賢絀不肖以求民之安者非憲司之責與賢否之辨不可不慎也夫庸者無欲其氣揚其言遂正者不阿其氣舒其言直仁愛者無華其氣溫其言確貪者虞敗懦以倭諂者務悅巽以承巧者觀望迎以順六者之吏其賢不肖相去遠矣非難辨也而每賢者沮而不肖者昌何也夫今之監司皆挾權以陵下故

今之守令皆屈己以援上陵者日益驕援者日益諂上下相安而不知其非也賢者守正則不諂上以為傲而惡之不肖者弭過則務諂上以為恭而悅之惡故不知其美悅故不見其惡是以是非不明而賢否倒置也欲民之安得乎天章既以明直公斷成其信其達於是也猶反掌耳是故明斯賢否不枉矣直斯喜惡以道矣公斯舉刺無我矣斷斯利害弗奪矣夫如是則賢者安不肖者勸安則行其志勸則化於善而守令之政皆修矣則百三十城之民不將舉安乎此憲司之急務也故曰郡縣之責付監司云

送吳靜之副山東憲司序

朝廷以民治責守令以察吏治責監司是故守令以安百姓興教化為職監司以端表則公舉刺為職守令之職舉斯民治行矣監司之職舉斯賢者昌而不肖者遠矣故監司不可不慎也是守令之表也今夫民治之不臧也十城而六七也非時然也皆有司者之過也是故貪者徇財其心荒荒則政虐暴者任刑其心慘慘則政苛佞者媚人其心卑卑則政陋通者務名其心誕誕則政僻四者雖不同皆民蠹也及監司之入其境而察其治也乃謹其迎送降其身志飭其簿書隆其供具皆足以滅其醜而示其有為豈惟免咎有因之以取薦者矣是故監司者非已正希不

受其蠱也吳君靜之自刑部正郎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將行允升諸君子丐予言為贈夫按察司外臺也副使臺貳也守令之表也可弗慎與夫所謂表者貴身不貴法貴成人不貴威人也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之謂也是故上廉潔則下不貪矣上仁厚則下不暴矣上正直則下不佞矣上忠信則下不誕矣其猶有毀行而厲民者是自絕於善者也由是而舉皆賢之可升者也由是而刺皆不肖之可斥者也夫如是則守令勸勸則皆賢賢則職舉而民治行矣何憂乎四者之奸哉予與靜之同朝知其賢甚習以立齋司寇公為父瞻之都諫為弟

庭訓之所漸被昆季之所滋益貴而不驕可以觀其仁富而不侈可以觀其廉持法不撓可以觀其正獄成不變可以觀其信所謂表則舉刺者有其具矣夫表正則取影直水清則鑒物準靜之之往也則守令化而勸戒昭山東之民治其將大行乎諸君子日望之矣靜之盍慎焉

送張孟復副四川憲司序

孟復自刑部正郎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命飭兵備撫流民於重夔之間將行予乃述卿大夫之意以告曰兵之興有由然也夫政庖而後費冗費冗而後賦重賦重而後民貧民貧而後盜起盜起兵斯興矣於是又取賦於民民之

竭於取也益去而為盜兵愈興而盜愈起此天下所以益敝也且飭兵威也撫民惠也威也者末也惠也者本也務本則民安民安則治興而兵可去矣務末則民殘民殘則亂生兵雖飭無益也本末之辨不可不審也夫民之流由不能生也以不能生之民轉而求生苟不植之使生是出水蹈淵避火就焚也欲其弗盜得乎是故授以常產則不去正業而稽事則不曠禁貪吏之侵刻則不困厚積而薄取則不匱抑強植弱則不暴興學厚俗則不悖夫如是則民皆樂生而思親上矣由是率其子弟以習戰陣輸其財賦以足器用定其心以信上之賞罰致其身以奉上之節

制其猶有狂悖之民據山谿之險如鄢郟之為者可以一
戰而縛矣夫以兵安人者未有能安人者也以惠養人者
乃可以即戎本末之類不亦較然矣乎孟復之在部也屢
讞疑獄於朝人服其謀議刑不刻刑成不喜人服其愛處
繁劇之司無委案無滯訟人服其才質直無華人服其誠
夫謀以治兵則揚愛以撫民則輯才以造謀則善誠以立
愛則久其於重慶也固已優矣雖然造謀在才用謀在斷
立愛在誠推愛在政蓄疑蠱志謀斯敗矣徒善無法愛斯
塞矣是故理明則疑除身修則政立

送僉憲盛大化序

今之言法官之難者曰法官以法制民之情而息其爭者
也民之情强者怯匿黠者癡匿奸者良匿官求其情而不
得也刑其既得也刑刑斯苦苦斯怨怨斯謗矣是故廉也
而以為非廉也公也而以為非公也明也而以為非明也
斷也而以為非斷也一人倡之衆人和之傳之士夫聞之
廊廟賢否定焉黜陟行焉是以聽訪非真而黜陟失實故
今之時官難而法官尤難予聞之曰非然也夫民至愚而
神者也水則謂之曰水火則為之曰火未聞以塗為水以
燼為火也今之居官者廉公明斷吾未之多見也蓋多其
似者耳似者猶夫水之塗火之燼故民鮮信焉夫無欲為

廉克而至於一介不取斯廉矣廉生明明生公公生斷是
故廉以養志則寧公以施政則溥明以察物則哲斷以臨
事則果夫如是雖施之天下宜也民何謗焉吾鄉盛君大
化以戶部副郎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大化自為邑三年而
至臺憲蓋真廉公明斷而有累効者也其推是以施於政
不將大行於晉乎若夫今之所謂聽訪非真而黜陟失實
者蓋亦有之矣不可遽變也夫朝廷建官分職以為民也
黜陟幽明以馭官也黜陟失實官何以勸古之時積九載
考績以察幽明而黜陟之於是賢者不以人蔽而惡者不
以人免故官勸而太和之治成今之時不然寄采訪於衆

口而以毀譽定其論譽之陟之未必皆賢者也苟毀之所
及雖有才能之美政業之實亦黜之矣其不即黜終亦踈
斥而不使之升故讒謗流行而官士失其守乃亦在上者
為之也惟大化益脩舊業以臨於晉人毀之可也誦之可
也至於聽訪黜陟之是非則係於在上者吾何庸心焉同
鄉諸君子皆圖所以贊大化者聞予言而是之乃以告焉

贈浚川子序

浚川子自中丞遷少司馬奉命督版幹之役於西陲將行
過予言別曰子亦有以助我乎子曰眡者不足以與明也
龍耳者不足以與聞也愚者不足以與謀也子賢也而予也

愚奚以助子浚川子曰子過矣子過矣吾聞古人之友也退則相勉以善也進則相翼以道也居有處而行有贈也然後動不違順益受其福子必有以助我子曰廣乎哉子之心也是忘已者也子雖愚可無言與夫子之所督者版幹之事也延袤三百餘里大工也動數萬人築之大衆也日給不貲大費也地當窮塞虜人出沒抄掠當制其未形之患大備也築成而遮虜可圖久安大利也可以版幹之事而易乎哉然而所驅以成功者人也馭之在得其心而已得其心功之成也何有夫楨幹者誠信也版索者法禁也畚鍤者任用也揀度者鼓舞也削治者潤澤也是故飲

食備直均其節興居進退一其時是之謂誠信懲惰賞勤之有其章是之謂法禁擇人而用隨器以授而期其有濟是之謂任用不偵而勤惰明不言而賞罰著是之謂鼓舞曲體而厚恤之是之謂潤澤夫誠信所以立本也法禁所以定約也任用所以器使也鼓舞所以作倦也潤澤所以加惠也夫築之道楨幹以立本板索以為約畚鍤以利用揀度以盡築削治以平妥而墻斯成矣其於人也亦然本立而後人孚約定而後人理器使而後人勸倦作而後人敏惠加而後人悅豈惟圖版幹之功哉雖達之天下可也浚川卓識遠猷能濟其務而又有廣善之心成天下之大

利其在茲行與詩曰愛莫助之予言不再

送楊仲衡先生之興化序

侍御楊子仲衡奉命如兩廣理逋卒賢聲大著未及瓜也天子乃命守興化府其同年地官大夫林子民服司馬大夫俞子仲尊請予言以寄贈焉予既善楊子又重以二子之請乃遂言曰夫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道也其行道也將以澤民而舉諸堯舜之世也其澤民也將自其身而推行之也苟不自其身本之則無何以有功楊子博學多識有文有謀其行已也明而不察嚴而不刻敏而不欲速故尹襄陽而民宜之按兩廣而吏畏之非自其身而取足乎

今之往也位雖尊而不遠於民官雖改而猶監乎吏夫民之同也其治之者無二道吏之同也其馭之者無異法取其已效者則而用之其於興化也何有是故興農則民志不逸訓儉則民用不侈使時則民力不困歛薄則民財不匱如是而民有弗宜者乎禁殘刻則吏不敢暴獎廉潔則吏不敢貪核名實則吏不敢欺絀浮薄則吏不敢誕如是而吏有不畏者乎夫民宜斯愛愛斯信信斯從從斯化而之善矣吏畏斯省省斯草草斯賢賢斯勉而修政矣民興於善吏脩其政興化之政不將有聞於天下乎雖然不可泥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解之者曰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言則雖在我而審之以從宜也夫物且然而况君子之於政乎是故因俗而化存乎順視時而裁存乎變居之不渝存乎恒斯善用其則者也然後不迷於政二子曰然乃書之簡以達諸楊子

送少叅王遠吉之河南序

正德丁丑春予同考禮闈士得佳卷焉披而誦之四子暨經若辭而析理其義明矣論議而不逞辨而不詭其理辨矣表婉而切其文典矣判議法於辭其斷習矣策論事直以核酬變正以審處勢順以達其才練矣予私喜曰夫夫也必彥也乃發卷登名乃今庫部正郎王君遠吉也予又

曰言甚都矣盍觀其行哉遠吉嘗主戶部事矣入粟出粟罔有弗明又嘗分司於淮矣權舟征商罔有弗平又嘗自庫部佐賑於江淮矣流民餓夫罔有弗生又嘗自分司以漕政五弊陳於朝矣天子是之罔有弗行予又曰言而能行矣尚觀其究哉今年春三月天子用吏部請命屬於北司馬未行又命叅議豫藩政予喜曰其言可漸究哉夫豫之為藩也府七州十有三縣九十有四其為地也方千有餘里土沃而產多用物號為樂土正德壬申賊劉齊亂而民困嘉靖壬午賊王堂亂而民又困比歲不恒雨則恒暘至斗麥七八十錢而民益困是以豫之民昔也淳今也黠

昔也訟簡今也繁昔也盜伏今也橫昔也俗儉而尚禮今也侈而豪凡是皆係於監司夫遠吉之在司徒司馬部也當一曹分一事今當一方一方之事罔不得聞昔用其言效矣茲大沛其言於豫不將又效哉夫義也者言其宜也義明其於政也弗舛理也者言其條理也理辨其於政也弗迷文也者言其貴也文典其於政也弗野斷也者言其決也斷習其於政也弗貳才也者言其能也才練其於政也弗滯是故弗舛則先後之序得弗迷則利害之實盡弗野則品飾之節宜弗貳則正直之守確弗滯則發揮之力敏如是而豫之弊救矣豫之民生矣其究予又安能涯哉

遠吉同年友封部正郎王君汝澄駕部正郎張君豫邠以予知遠吉者來問贈言故道其所知如此遠吉其尚錫予光哉

送葉時舉之廣南序

弘治辛酉葉君時舉舉於鄉明年遂舉於禮部文名奕奕也然而民事未習也比其為浦城也簡而不擾馴而不怠民安其惠矣進而為蒲州也政弗改於其舊而蒲民之安猶浦民也再進而為冬官大夫也司空使督蘆稅奸戢而稅無逋矣又使其主甓政舟人無怨而甓如流矣政聲奕奕也夫學也以文升仕也以政顯不賢而能之乎乃群吏

述職於朝天子大明黜陟凡藩臬之長貳與郡之守以幽
黜者若干人嗣命吏部擇兩京臺諫部寺之賢者領其任
於是葉君時舉以田部郎中知廣南府命既下時舉曰噫
予奔走於外二十有一年今倦矣烏能行也於是禮部大
夫王君時禎刑部大夫徐君公輔暨予院右廳之察李君
朝貢皆與時舉同舉於鄉者也適予館以告曰時舉不悅
廣南也欲勿行先生與時舉友也盍勸諸子曰時舉之勿
行何時禎曰難哉乎道巖而遠也公輔曰畀之巖且遠也
君相或棄之也朝貢曰獒獠之種頑而難化志弗可行也
子曰夫患遠者厚其身者也虞棄者有其官者也畏難者

急其功者也厚身者未必能厚有官者未必能有急功者
未必有功三者皆惑也夫君子之事君也無險無夷其行
已也無適無莫預擬而先備之詎可以如志乎夫廣南之
地周以前外夷也自漢及於今已為中國之土矣昔劉寵
在弘農而虎去韓愈在潮陽而鱷徙廣民雖頑猶中國之
人非虎與鱷也時舉賢者也朝廷以守廣南庸非欲化此
邦之民與昔者子言之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夫盡心之謂忠率而發之之謂信敦厚之為篤儼若思
之謂敬時舉言發其心秉禮無失其忠信而篤敬者與夫
忠信無欺篤敬無慢罔違道以取其權罔密文以違其習

順而柔之皆不欺之類也勿以俗鄙而廢禮勿以民頑而廢教徐而化之皆不慢之類也不欺則民信信斯恒矣不慢則民從從斯安矣如是而俗有不變者乎旁都聞之有不相率而化者乎由是而天子有詔矣由是而高位可躋矣時舉其行乎三子曰是可以勸矣遂錄予言贈之

送朱廷輝之貴州藩司序

我太祖皇帝割元朔制罷行中書省為布政司罷平章政事為布政使又以叅政叅議副焉所以重民治也夫今之布政司即古之方岳也土廣而民衆故今之布政使即古方伯之任也叅議者所以叅方伯之謀議而達之政令者

也其階雖次方伯而其任實與之同是故朝廷於是官也必擇望高而資深者然後授之夫布政所以統一方之民也故有牧民之政焉民必有賦故有督賦之政焉軍所以衛民也而出於民故有清軍之政焉撫民理賦治軍必有司存故有馭吏之政焉一方之民必有秀者故三年有興賢之政焉五者皆天下之政也可易舉與必議而後理可得必得其理而後可見之行是故議欲盡不欲泛欲直不欲阿欲虛不欲固欲切不欲迂欲實不欲詭議民必欲愛議賦必欲平議軍必欲勿敢隱議吏必欲廉有功議賢必欲明無私是故愛無困民平無負賦勿敢隱無逋軍廉有

功無蠹吏明無私無蔽賢如是而天下治矣夫治由於政政由於議非明不能造議非慎不能保議非斷不能決議非勇不能行議故是人之弗易也戶部正郎朱君廷輝在省幾九年矣敦厚慈良上信而下安之譽望升聞天子乃命參議貴州藩司政夫敦厚慈良仁之發也是牧民之本也而又濟之以明慎斷勇然而藩之政有弗行者乎貴之民有弗安者乎正郎游君器重林君民悅來謂予曰贈言作於先民忠告發於朋友敢頌子言以贈廷輝予與廷輝同年友也既弗敢辭亦弗敢頌故以職之所得為者以言廷輝其擇之

送顧梁卿之廣東序

嘗聞夫子之語治矣以獲上治民信友本諸誠身至哉聖人之言也夫三者盡天下之人也而惟誠可感以孚至哉聖人之言也夫誠明者聖人之道也明誠者君子之道也故君子之於誠不可不慎也夫誠者信而不貳之謂是故不擇是非而信其失也愚聞人之言而即信其失也隨用已之見確而不疑其失也固廣於取人行如不逮其失也踈愚者知之反隨者執之反固者權之反踈者慎之反四失叢而誠偽混其何以誠哉夫獲上者非謂有令即行惟意之承也從其可議其不可攸其美不成其非美斯已矣

治民者非謂其令出弗反必已之從也順其欲不施其所惡嘉其善不罔其不知斯已矣信友者非謂有諾不宿無言不報也揚其善匿其所短不幸其所不知而強其所難從斯已矣夫如是則上下朋友之間而心一心一則可久可久則有功故曰君子誠之為貴顧子梁瑯之僉廣臬也諫省諸君子請予言以贈予既知梁瑯又重以諸君子之命可無言與夫子與梁瑯友也有蘊必言有言必盡其既也可稽可覆其誠矣乎事幾物情知之必預其知矣乎可言也沮之不能止弗可言也誘之不能動其執矣乎昔者大臣臺諫爭梁瑯上疏平之於是群情乃和其權矣乎事

起也人不知其謀之始事成也人不知其功之歸其慎矣乎夫知不欲察察生刻執不欲專專生悞權不欲流流生譎慎不欲危危生惑刻寡容悞違善譎任術惑廢義於是而誠或幾乎息矣是故誠以為質知以擇之執以守之權以濟之慎以行之是故可以獲上可以治民可以信友此君子之誠也

贈中丞南川陶公赴鎮序

天下之治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已矣其反是則不治夫吏治民者也民治於吏者也未有吏職修而民不安其業者也亦未有民安業而不本之吏修其職者也善求治

者盡於吏職之修廢而加之意乎夫今朝廷之建吏也郡
縣之吏以司牧也學校之吏以司教也軍衛之吏以司武
也皆所以求民之安也然猶未也又建藩臬都司大僚以
監之所以責群有司之修職也然猶未也又命都御史巡
撫以監之所以督監司之修職也則朝廷望治於有司亦
已切矣而有司曾莫之省也吾見牧吏視其民如牛羊而
不之恤矣教吏視風化為末節而不之談矣武吏以介冑
為免身而不之視矣其稍知當務之急而又不能行者纔
一二見焉吏之於職如此民之安業胡可得哉夫有司臨
民者也監司臨有司者也巡撫臨監司者也體統正則舉

措明舉措明則人心勸是故巡撫論監司而精核之賢者
必舉而不肖者必遠監司論有司而精核之賢者必舉而
不肖者必遠如此則賢者在位各修其職而民之安業也
其庶幾乎若夫巡撫而下行監司之事是亦監司而已矣
監司而下行有司之事是亦有司而已矣用力愈勞治效
愈踈則吾未見其可也今年南贛汀漳南雄巡撫都御史
缺朝廷以河南左布政使南川陶公往蒞其任此地疆連
三省民錯五方性悍而頑俗惡而鄙馭之少失其道易以
起變故朝廷選巡撫視他方為加慎而巡撫當是任視他
撫為獨難予嘗見公在諫垣時逆瑾虐方煽而公獨効其

奸河苦決溢公為憲副督理之能順其性以保運道今為
方伯也惟務與民休息而民安其化斯皆急其大而得其
要者其問學之精深謀猷之弘遠又足以為敷政應務之
本今茲之往正己以正監司正監司以正群吏而上下之
皆正由是監牧者率其屬以康民而民安監教者率其屬
以教民而民化監武者率其屬以修武而寇賊奸宄之不
敢起其不足以成南方之治而副朝廷之命哉公將行藩
司諸公以使來徵予言為贈辭之不得故以是質諸公其
卓擇之哉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六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七

儀封 郭維藩 价夫 著

德清 門人 蔡汝楠校訂

序二十二篇

贈侍御趙仲熙三年考績序

粵惟在昔周之設職也以六官虞之課官也以三考夫天
地以四時成歲功任事以六官其道則備矣人必久而後
見黜陟幽明以九載其時則可矣斯二者非聖人不能為
也夫虞之九官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龍周之六官周召
畢毛芮伯彤伯衛侯此十有五人皆聖賢之徒也奚俟於

諫虞則三考黜陟周則大明黜陟若有不得已焉者故其
時官無否德之人朝無不舉之政人到於今稱其治我大
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建官之制取諸周課官之法取諸虞
故官勸而化成可並二代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矣夫周
之六官各率其屬以阜成兆民然冢宰得總五卿之事有
明之制六官不相統惟都御史與六官並都御史領御史
御史得兼察六官之治蓋以小宰之職而益之與是故冢
宰統百官黜陟行焉御史出而巡方入而蒞臺得舉刺群
僚以聽其黜陟冢宰曰黜陟當矣御史曰罔當司徒主財
賦出納歸焉御史得監庾得督逋賦司徒曰出納平矣御

史曰罔平宗伯掌禮儀節度出焉凡大祀大饗大會暨天
子之視朝御史得見禮而糾其違宗伯曰罔有違御史曰
有違司馬總軍旅謀威資焉御史內而按教閱出而清戎
監軍司馬曰伍充矣師試矣御史曰罔充罔試司寇執邦
禁辟宥施焉凡大辟元愆御史得參其議司寇曰刑罰中
矣御史曰罔中司空董百工制作萃焉御史得權木督工
司空曰物制精矣財賄省矣御史曰罔精罔省故六官之
職舉御史斯弗言矣六官之職曠御史斯有言矣言以天
下弗言以天下御史者贊天子之黜陟以起六官之職者
也故其職罔授之匪人而其選也特重於庶僚焉侍御趙

子仲熙博學敦行孳孳弗怠其在臺也刺不避權威不加弱衆推其直適正月之吉外服群吏當述職於朝趙子與其僚凡吏有不共六官之事者與其貪者暴者老且瘡者行弗飭者疏其若干人請黜貶之天子從其議於是群情大服趙子之於職蓋無弗舉矣乃三載考績臺長冢宰皆署上考侍御王子汝學孟子希周來告予曰趙子吾同僚子同鄉也上考不可無贈子盍言諸予曰諾遂書此授之

送太守游器重之登州序

正郎游器重擢守登州府將行其僚陳子君咸劉子以中乞予言以贈若欲有贊於器重者予曰四廣不行焉其於

登州也沛然矣二子曰何謂四廣曰聽廣愛廣刑廣令廣今夫聽取言以益明也好聽則言集是故毀言自讐譽言自好滑稽者其言流矯譎者其言詭是謂讒叢故不可廣守牧民者也愛所以牧也然任愛則流是謂誨慢故不可廣濟德翼教者莫大乎刑尚刑則法苛而俗弊是謂為暴故不可廣仁非令不宣民非令不一寡旨而蔓詞錯出而互見是謂煩文故不可廣夫讒叢則眩眩則施逆其弊也傷公誨慢則縱縱則民驕其弊也傷義為暴則殘殘則民怨其弊也傷仁煩文則支支則政虐其弊也傷信傷公而民弗可服也傷義而民弗可使也傷仁而民弗可生也傷

信而民弗可孚也其何以守位而建功故四廣不可行也是以君子之於天下也正其心而已正其心明其理而已矣理明則心正心正則措宜是故不廣聽而明不廣愛而惠不廣刑而威不廣令而行故優於天下執其要而已矣登州阻山距海其民好訟喜鬪郡務甚殷守非上才者不易為也噐重明惠威信著在戶省今之往也祛四廣之弊成維嘉之政使東方之吏有所矜式非諸君子之望與予與噐重同年友也因其請附告焉

贈楊推府序

汝吉拜推官將之永平國禎天臣國珍晦之在焉謂予曰

汝吉少年授官願先生告之官理使立於時也予曰然乃告之曰推官理官也其職刑獄其事讞訊得其理獄斯弗寃矣失其理獄斯寃矣而豈易乎哉夫民之初生固若同胞然本無訟也惟夫不平也斯爭爭斯忿忿斯鬪鬪斯訟訟斯辨於官以求理矣是故共財專利而訟共謀專功而訟豪茹弱而訟富併貧而訟愚者苦狡者之欺而訟酒訟言訟戲訟奸訟詬訟譎相誘而訟媿相陷而訟黨相誣而訟訟於官而弗理理而弗得其情民斯亂矣而可易乎哉是故不懾於勢以枉是非公也獄成而利弗奪廢也誣誣之辭勿使盡知也不用已見而禁人言恕也見定而弗移

石夏集 卷七
斷也公則民之請無所行矣廉則民之賂無所用矣知則民之姦無所售矣恕則民之情無所閉矣斷則民之獄無所留矣以是聽民之訟焉有弗得其理者乎汝吉大臣之後也素貴而勢難役必公服食器用不假官以足必廉不富貴紛華之中而不廢學必知如是而濟之以恕且斷焉郡之獄有不平者乎夫民猶水也官猶舟也水之載舟平而已矣水之覆舟失其平而已矣故民之平也則愛官民之失平也則怨官官而民怨永其官者鮮矣語有之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言民嚴也汝吉慎之哉

贈劉杭州序

杭州東南大郡也天下言饒物產者必歸焉又為布政使按察使治所而都御史亦監於此訟繁而務殷郡之劇未有過於此者守日與諸監接剛者責吾果厚者責吾恤敏者責吾辨任法者責吾嚴故守無專政無獨成夫地饒則易污郡劇則易困責衆則易沮守於是始難為矣晉江劉克全自刑部郎中擢守杭州克全之賢張君孟復鍾君彥材為余言之其為推官也守法而不循人可不謂節乎在郡一毫不取於民可不謂廉乎為郎中庭無滯訟訟無冤獄可不謂才乎是故律身存乎廉濟務存乎才守已存乎節非廉則徇利徇利則汚汚則節不立而沮者至矣非節

則狗人狗人則靡靡則才不行而困者至矣廉以立節故
不撓節以輔才故不禦不撓政斯一矣不禦行斯廣矣充
是以往克全其大行於杭哉雖然吾聞之名分與政理通
其分定者其職安其職安者其政成國家之制官秩之有
定品相接之有定禮故屬之品高於監者遇不避路見不
拜下今守之見監也皆庭參伏起奔走與末品下寮無異
豈人自好卑哉勢使之也夫朝廷之命監將以察守令之
賢否而黜陟之也非以取其諂佞事人也今之監好其人
之逢已者不好其人之違已者故賢恒以直棄而不賢多
以佞舉棄則敗舉則遷非獨立不懼者不能不變而趨佞

也故守令之多佞勢使之也於乎諂佞在位政理斯乖矣
舉刺失實黜陟斯罔矣治胡可望哉君子於此不可不慎
也克全之行吾無憂於杭民矣而克全之自待與監司之
待克全者不能無重望焉

送馮汝霖令贛榆序

汝霖自鄉貢於天子之庭凡十五年始就吏部選命既下
得贛榆宗賢天臣謂余曰汝霖靜久而積厚見精而謀長
必大行於贛榆也先生盍言以贊其成余曰何言傳有之
曰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夫家
觀諸身國觀諸家故君子之為政奚可以他求哉亦自修

身推之耳昔汝霖之在家也竭力承歡太夫人安其養可謂孝矣甘貧茹淡不受非義餽亦不以非義干諸人可謂廉矣嘗見邑大夫之政寬則曰民受惠矣嚴則曰民命弗堪也可謂惠矣及其得贛榆也憂切於心而形諸色吾嘗問之汝霖曰吾慮吾職之弗舉也可謂懼矣備是四行以推於治其於贛榆也何有是故孝則順廉則儉惠則愛懼則敬順斯不違君矣儉斯不取民矣愛斯無苛政矣敬斯無敗事矣豈惟贛榆措之天下可也汝霖其念諸宗賢天臣又曰先生之言非獨為汝霖告官箴也然吾聞贛榆居海上嘗被流賊焚劫民悍而貧殆難治也何如余曰君何

薄此邑人哉昔劉昆守弘農而虎去韓愈在潮陽而鱷徙誠也故誠心愛民異類且猶感而化之况人乎汝霖苟能以誠心推四事民不感而化者未之有也今浚川王子衡以才御史謫丞於此民咸宜其政未聞難治也汝霖少與子衡同硯席其心同其道同茲往為僚同寅協恭民化而富有日矣君何憂焉

送王天則令東明序

天則令東明告行於予曰子盍語我以政曰政在惠民天則曰政止是乎曰朝廷舉一邑之民而付之令責以牧也故一民弗獲令之憂也可易言乎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

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令之不務牧民皆立而視之者也可易言乎是故精敏而不困於事謂之才令發隱摘伏民無遺奸謂之明令事必據法不沮不撓謂之執令以憲持民民跼踏而不敢犯謂之法令事必以正人已如忘謂之公令摧權茹豪以身任患而不悔謂之直令夙夜孳孳弗怠於官謂之勤令視財若首言利若污謂之廉令以身徇財謂之貪令齊簿書急幹辦謂之俗令取民不恤邑無逋賦謂之斂令善事上官漫無可否謂之隨令詭於取名謂之巧令妄以悅人如脂如韋謂之媚令滌

法而嚴刑謂之酷令若夫以心行仁以仁行政民之所好因而予之民之所惡因而去之使民安定而不知其功謂之惠令夫貪以下不可言令矣才之諸令亦多有之世以為賢令也惠令吾未之見也今夫天下之多盜皆令之棄民也天則溫而不炫直而不華心於民者也茲令東明不將成惠民之政乎世之所謂賢者固天則之所優也同鄉諸君子曰是可以贊天則者盍書以勸其成

贈王衛夫序

衛夫既入粟為散官寧弟欲贈以言問於予予曰汝之欲贈何寧曰衛夫有三榮焉昔也著帶中衣則盤領今也烏

紗為冠衣團領袍衣冠其諸異乎人矣昔也以事謁縣入
則奔拜則下俯首受命無敢謂卑今也升堂交言陟降以
禮體貌其諸異乎人矣昔也役及其身今也復之逸豫其
諸異乎人矣此寡會而創諧者也惟大兄贈之言既以張
衛夫抑亦使鄉人重焉予曰是則然矣汝蓋先末而後本
務名而遺修者也夫德也者本也官也者末也德不修則
名不著名不著雖官亦奚以榮夫天下之生久矣士以一
節成名者亦載之史苟非其人而萬鍾之俸相亦卒淪漠
而無聞然則官奚能重人與是故擇言慎行所以檢身也
敬長恤孤所以敦族也飭容謹節所以修禮也形勢罔移

所以厚謙也身檢則能教族敦則能愛禮修則能讓謙厚
則能下夫如是則德自我成名自我立我能榮官非官榮
我其所否者位高則誚叢寵極則愆集而况其下者乎衛
夫貌恭言訥與人無競蓋有德之基矣其將以身榮官乎
以官榮身乎寧其以是告之

贈趙載道制酒序

昔者孟子以惡旨酒表禹之聖予讀之初不謂然乃即事
反已然後知其非聖人不能也夫酒飲食類也飲食性也
性之所向人鮮不溺昔韓退之唐之元望也位既顯而戲
不改於棊梨程伯淳宋之大儒也德已成而心猶動於見

獵皆性之向而不自知也况其下者乎禹之於酒既飲而甘乃遂絕之如惡臭然苟不固剛健中正以道制欲其孰能之信哉其聖人也夫酒之為物體陰而氣味皆陽陽性發散故能助氣氣之所動志亦隨之故人之酣於酒也靜者動默者躁又者亂恭者倨而皆莫之能知則德於是乎喪及其溺而不返也雖富必貧雖明必愚雖強必弱雖成必喪而卒莫之救則禍於是乎叢而世之人方且甘心而無悔益信孟子之言為知德也夫昔先王之制也惟元祀用酒父母慶用酒凡群飲者有殺而剛制於酒有訓皆厚生正德以左右民也故民富而寡酒禍今也不然其用無

限羣飲無罪而又無制酒之訓故民之靡穀喪德而死於酒者益多矣豈民之罪哉載道幼而善飲久而業衰又久而形傷心知其非乃遂止而不飲今五年矣衰者起傷者全遂為志士謂非合於古人剛制之義與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又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夫志蕩而恣謂之亂氣奪而危謂之困斯二者皆酒之烈也亂曰不及不困曰何有聖人猶難之而况於人乎賢者則德將可免次焉者莫如制制而不飲則何亂與困之有夫不亂志斯定矣不困氣斯充矣志定則可以有為氣充則可以助道由是以之行身則正以順以之接人則愛以恭以之蒞事則審以

石東集 卷七
確無適而非善矣制酒之益不其大與清弟嘉載道之制酒請予言以贈予曰諾故授以是說

送運判李先生赴河東序

天祐選於吏部命既下得判河東運司事衆方為之喜而天祐若有不豫然者余問其故天祐曰運司財利區也利在聖人猶罕言而吾日處其間坐見身之污而謗之來也余曰非也夫財天地之生而人之用也易有之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生財有大道生財以聚人雖聖人猶所不廢而子何惡其污耶是故百官六軍非財不養享燕祭祀非財不辦內親藩國外撫四夷非財典禮不行恩賞勞賜非

財不給行師平暴恤災賑窮非財不濟不充故財者國之所急也官以董之者重其事也而子何惡之耶夫財非能污人也人自污之也是故服用宮室之不飭所以儉奉也親故貧乏弗使感於我所以慎施也飲食宴樂非時不舉所以節費也夫如是則心弗侈弗侈則易足易足則用省用省則不取雖日處其間庸何傷子過矣昔子產為政三年而人誦之實積也馬援南征還人指薏苡為明珠文犀嫌生也毀譽之出於人者孰能禦之乎故君子之居官盡吾心以責其實而已而何計其嫌哉夫利猶水也導之則行遏之則壅行則利廣壅則害生故不取斯不遏矣不遏

石東集 卷七 十一
斯行矣行斯廣矣故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贈陳嘉信序

相人陳嘉信丞中邱驛以洹野太史之命來見予曰節不
敏昧於官理願先生教之以免官謗予以洹野之意不可
辭乃告之曰子亦知夫子之職乎夫丞掌道路之治以付
賓客者也故職舉為賢職弗舉為不賢蓋亦求諸已而已
是故飭馬戒卒無怠迎送勤也不媚上官而忘遠人直也
賓旅交馳應不失宜敏也勿剝驛卒勿縮廩穀廉也重符
使而杜私請公也遠探宓候賓過必知慎也六者有一焉
則職舉而謗免亦可以為丞矣子其慎諸嘉信再拜曰謹

受教矣予曰斯亦人之所能也丞有惠民之道焉子蓋未
之知也夫總其馬與卒而待賓客者丞也出馬以供其費
者民也是故一馬則一夫庖廩之需衾帷裯篋器物之用
皆隨馬以輸自馬而下一夫歲百金費及馬之入驛也夫
率入贖金於丞丞利之故馬易瘠以困不一二歲即斃斃
復取於民間故民之為驛夫者數百金之產之家率五六
歲即敗矣不亦可哀哉今之制大驛百夫次六七十夫次
三四十夫中邱南北之衝道也少亦不下六七十夫民命
懸於丞者亦衆矣子知之乎恤其馬斯不頻取矣不頻取
斯民不困矣民不困斯不饑且盜矣故曰丞有惠民之道

焉此之謂也夫名可以起官非可以得民惠可以得民亦
可以起官今之人急於名而後於惠者惑也子請擇焉嘉
信以告洹野曰此可以為官勸矣子其識之

送李載之丞日照序

載之丞日照以東之惟忠為介問政於予予曰行勿踰其
職奉勿踰其祿禮勿踰其則斯可以為政矣載之曰何為
行勿踰其職曰職者執也是以定官官以執事故舍己之
事而窺人之事曰侵不能舉己之事曰廢二者皆有官刑
是故在其位則思謀其政謀其政則思盡其理是以職修
焉何為奉勿踰其祿曰祿所以詔能程功也其位重者其

祿厚其職輕者其祿薄祿薄而奉厚則用侈而貪生焉貪
則取取則怨與而敗斯及之矣故儉其身所以求其官也
何謂禮勿踰其則曰過敬為諂殺禮為傲諂傲者皆辱之
招也禮以招辱與無禮同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
以君子於人也不踰節不侵侮載之曰三者足以盡政乎
曰行不踰職慎也奉不踰祿廉也禮不過則禮之中也慎
以檢身廉以養心禮以出政無所不可矣况丞邑乎

贈張僉憲序

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言君子之有為因
其已為者斯易有功也是故明不熟不足以判疑惠不熟

不足以臨衆斷不熟不足以決謀公不熟不足以行法如是則在上位而無以率下在下位而無以承上而亦何可以有位乎此君子所以貴有因也張子履謙以刑部正郎遷陝西臬司僉事夫僉事之職以法正人者也法刑也王政之有刑也猶天之有秋也天以秋收斂萬物而主殺王政亦以刑收斂萬民而主殺苟以其主殺也而又以威行之則民必多枉或者矯之過寬則民必多縱枉且縱而法於是乎廢矣是故必即其行之已效者而因之則於法也其庶乎夫民之有訟也皆出於弗平也其始也必訟於縣若郡縣若郡不能平也而後訟於監司訟於監司則民求

平之意猶在水火而望出也監司者如以威而已矣則悍者以肌膚禦訊辨者以口舌匿奸而弱且訥者枉矣如以寬而已矣則佞者隱情而不露柔者甘言而避榜而質且直者枉矣求法之勿廢得乎故情之未得也降色以訊之虛心以聽之勿為嬖近所惑勿為游辭所使如斯而已矣其既得而致辟也重勢不能使之奪厚利不能使之移喜之不敢輕怒之不敢加如斯而已矣夫如是而後法行法行而後民勸於善民勸於善而後刑可措刑可措而後太平之治興矣法可易言哉履謙博學有文行謙而不屈於物其為尹與刺史也惠而無私在刑部也明而有斷皆行

之有效者也今之往也因而措之無難矣夫惠且明則無枉人斷且公則無廢法陝臬之刑措也不將在履謙乎侍御王子汝學子孟子希周正郎李子仲鳴魏子理之與履謙皆魯產也欲以予言贊之履謙法官也故以法言

送呂公兆指揮序

呂公兆自振武來龍職於朝宿山我山二太史以其甥也館而賓之館中諸君子皆交訪焉公兆言必稱名坐必避南色愜愜弗以放諸君子曰敬哉人也於其拜命歸皆贈以詩二史謂杏岡某曰諸君子之教公兆至矣子盍發其意以告某弗敢辭乃言曰指揮武臣也軍旅武事也詩人

歌吉甫北伐曰有嚴有翼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皆言敬也公兆敬矣其弗舉乎職哉夫敬所以立仁廉信威也仁所以不虐也廉所以不取也信所以不欺也威所以不易也不虐則卒親不取則卒悅不欺則卒信不易則卒畏親悅無怨信畏無貳無怨故可用矣無貳故可與有功矣是故戰不憂敵守不擇城此能將之事也公兆其進於是哉夫理貴充充則通弗充則窒通則行窒則守而弗達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贈陰陽典術姚國和還信陽序

陰陽氣也其體為天地其精為日月為星辰運為四時奮

為雷為霆盤薄為雲噓為風潤為雨為露凝為霜為雪然而其間有災祥休咎之不齊者二氣相摩而變生也是以聖人建官設屬使之因其運以測其變以察休咎之由以明得失之報以詔王而王不敢愆於政焉其在唐若羲氏和氏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在周若保章氏以歲相觀妖祥以雲物辨吉凶水旱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以勅政序事先王於天道其嚴乎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之陰陽官實兼三氏之司序時以授人察妖祥以詔王以左右民任豈輕乎哉信陽姚國和自陰陽生為典術當道蓋噐而授之也信陽多君子國和又大復

君之甥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之變亦既聞之矣若夫盡其術以舉其職而可易乎哉夫羲和氏之推步保章氏之觀候其法具在推而行之存乎其人是故明則見定通則用圓靜則中虛信則務實見定故習其法而不惑斯可與議精矣用圓故因其法而不泥斯可與議變矣中虛故疑似弗亂有占必知斯可與議神矣務實故不誣妖惑人以竒其術斯可以用法矣夫如是是惟無詔詔則民信之以趨吉避凶官信之以反身修政一郡之陰陽不將理乎不將益重君子之鄉乎國和其圖之

贈陳散官序

高生鳳鳴因侯生李生見於予曰鳳鳴外舅陳翁者名翥字其先輸金為義官既而輸金為散官夫去民為官去義為散其亦榮矣願乞先生言以為外舅重予辭之三生者乃固以請侯生名思恭從予治經李生名天澤習醫家書予與談調生之理焉義不可終辭乃遂言之夫官者外者也德者內者也外者非已有也故不可恃焉內者已固有也故可修以見焉是故顏子之窮君子取以比湯武馮道為三朝相而五尺之童恥言之官重人與德重人與惟知者為能擇之是故富而能降可以觀其敬不漁弱以附其家可以觀其仁畏官懷法可以觀其慎供租與役而罔敢

後可以觀其義敬仁慎義立而達於邦族矣夫如是雖無官也人猶將敬而愛之而况於官乎翥逸於城東田墟中以耕稼自給產甚豐資貌偉岸儀稱其官而於是四行亦嘗體而踐之乎體而踐之亦復何言若猶未也盍從事焉

壽封監察御史霜筠劉公八十序

封監察御史霜筠劉公今年壽躋於耄五月有五日惟厥誕辰邑大夫鄉大夫暨劉氏內親外親舉欣欣願祝頌之於是上舍段時邲扈伯良邑選士岳堯咨張君錫請予言以壽公與先中憲公友也公子中丞君又與予友也而予弟之子又妻中丞君子交久而義深故予以季父之禮

事公四子之請盖有先得我心者子寡學而無文不能遠
借旁譬以揚公美敢即公取號之義以壽可乎公號霜筠
筠竹膚也曰霜筠即霜竹也竹之為物衆美備焉奚啻能
凌霜哉是故色潤而澤仁也筍箬下垂猗猗而俯禮也春
不加榮冬不加悴義也內虛外直公也根易質生相禪無
已壽也其植類之秀而異者乎夫君子之於物也有合於
心斯愛愛斯樂樂斯不忘公取竹為號其有所合而不忘
與公之為人也卹族庇親能使其不飢不寒非仁乎與人
克恭不以先達自居非禮乎五十而仕未七十而歸進退
之節確乎不可易非義乎愛不狗譽惡不狗毀非公乎公

八十矣聰明強健無異壯時夫既生中丞君以大其美諸
孫茂異又將繼中丞君而興非壽乎此則公所與竹合者
若夫本之心以出乎身者隨人所見而名則竹又烏能同
哉予聞在昔有衛武公者其進學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德之成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至於九十有五之年猶
為懿戒之警詩人為之賦淇澳盖以竹美其德之盛也後
之清修之士多愛竹或以竹比德盖取諸此及考其實類
皆艸草木之華取性情之適而已何足與議哉千載而下
可以武公同日語者吾得公焉公德已成矣自今加十五
年而至武公懿戒之歲其年彌高德彌進予雖不敏尚能

為詩以美公之盛今天子緝學更化以復隆古之盛欲采詩以觀民風則吾邑不將為今日之淇澳乎四子曰然請登之軸以俟

壽封君東村翁八十序

東村翁行年八十矣有子曰武選君今擢叅議山西藩司政叅議昔為大理寺副翁受封故今如其官云叅議拜命今兩月矣將蒞於晉告別同鄉諸君子諸君子喜其有壽親也咸願予言以壽予曰予劣罔敢辭請言所以壽翁者有曰予聞翁居鄉而鄉化故訟不之官而之翁一言而可罷爭此可以壽翁乎有曰翁五十口同饗遭時之歉翁力

能飲食之無厚薄焉此可以壽翁乎有曰翁有孤侄焉字之如子人不知為侄也此可以壽翁乎有曰昔翁與弟侄之析也美室良田恣之取而翁取其棄及其不能娶也翁復為娶之此可以壽翁乎予曰美哉至矣此可以為翁壽矣夫居鄉能平其訟直也凶歲而均食公也撫侄無間於其子仁也臨利而讓義也直則心無所撓故其氣壯公則心無所倚故其氣順仁則心無所泥故其氣和義則心無所係故其氣直夫心者氣之帥也氣者壽之源也心正則氣生氣生則體充體充則壽永翁有壽之道矣予也學不知道言而無文奚以壽翁然不敢為佞也夫仁義公直翁

之所有也四者皆所以養心也心得其養則正心正氣之本也翁年既高矣使四者之德靡悔則壽來其無窮矣叅議君歸懸金曳紫獻壽於翁之前試以諸君子并予言陳之

壽銅峰陳士元六十序

太學陳生思孝因大鴻臚劉君克柔見於予君柔曰生告於其師甘泉子以見於君价予曰厥有言哉君柔曰生亦罔敢攸言予言君价其聽聞於是君柔若曰厥父士元友予予其在於鄉實惟善士予枚數其行君价其聽聞元昔應明經科累應罔克攸舉乃退明農於野於是相厥考協

厥弟戮力於田功家用大裕茲惟孝哉能愛諸弟弗私貨財服食婚姻罔有攸異茲惟友哉元生三子教咸厥時考業作勤弗棘仆於銳弗縱入於退子乃才茲惟慈哉又惠於饑民惠於貧衲曰罔責爾償各憚乃心茲惟義哉用是孚於我鄉之人我鄉之人僉曰善士禮書吳公工書沈公僉曰銅峯冠服以彰有德時乃天命子德在鄉其亟就例以順於天肆今階七品罔事事六月朏惟厥初度年躋於耆敢乞言以贈君价其以予言是闡是俾予曰君柔乃言都惟茲其可壽予亦何言夫天之壽人於德不於否德人之修德於其性不外於性德修罔遏壽來其罔禦予聞先

民有言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厥若影響夫孝於親友於弟
慈於子惠於人茲非外性命之曰德德積於厥躬天其克
畀以壽今夫水源罔泥則流日新流日新則達益遠泥則
流涓流涓則涸夫修德務新新乃崇崇乃自致於期願君
柔其告於士元德日新壽其永綏予言不再

壽東溪封君六表序

東溪封君賢而隱者也因子元靜貴勅封南京刑科給事
中今年 月 日封君年躋於耆元靜之僚東崖鄒子拙
菴方子大同邱子北泉林子修菴趙子皆賢元靜而論其
自也乃致敬於封君徵予言以壽予獲交於六君子義不

可辭乃言曰夫壽有三一曰天二曰人三曰頌夫天者言
乎其稟者也人者言乎其養者也頌者言乎其德者也氣
充而形堅疾疢罔干則無待於人而壽是之謂天保氣齋
神心定而欲不能誘則無違於天而壽是之謂人存仁而
踐義善積厥躬人歸其德於是乎皆願其壽是之謂頌五
子者之壽何居於是鄒子曰封君於人也交不苟合過必
面折其直可以正是鄉人宜其壽方子曰封君顧養而不
遠遊其孝可以教人之子宜其壽邱子曰封君當吳氏顛
沛之際而完其金以歸其廉可以律貪宜其壽林子曰封
君教子有方先忠信而後文藝故其子賢其慈可以興人

之父宜其壽趙子曰封君居家威如家人皆謹於禮其嚴可以訓於有家宜其壽已五子曰子亦有壽乎予曰五子之所以壽者至矣予何言雖然予嘗見封君矣體豐而步捷聽其話言聲之出也深以長其稟厚矣又聞封君服食淡而嗜欲省其養善矣廉直孝慈嚴其德修矣元靜式穀似之國有攸賴其修成矣夫養所以厚稟也德所以正養也成所以徵德也德成則養正養正則稟者全矣封君之壽其備矣乎五子又曰其或未備者然則三壽孰為上曰稟者偶值者也養者修為者也德者復性者也偶值存乎數修為存乎術復性存乎已數存乎天不可必得也存乎

術可得也亦或不可得也存乎已則可必得矣夫克已則性復性復則德立德立則可大可久之道也是故可以表今古可以凌山岳可以絀喬松夫壽可以永世不可以傳世德可以永世亦可以傳世於其得不得之間相去遠矣五子曰然乃書予言致之元靜以達諸封君

壽趙侍御母夫人七十序

世雍為御史二年言不及細刺不避權臺中稱之丙子春正月母夫人年七十同鄉之仕於朝者若大夫士賢御史而喜其母之壽也乃往賀焉御史奉其母迎於庭拜於堂客以次舉觴為壽有曰夫人以御史為子惟天子耳目臣

夫人何不樂宜其壽夫人曰朝廷爵不及匪人況於御史
職司國是吾懼吾子之弗任也有曰惟孝養居其一夫人
日食御史之祿既安且吉胡不壽夫人曰祿以程功吾婦
人而坐食又何功焉惟吾子萬一有功吾其安有曰惟茲
揚觶皆鄉之賢者嘉御史之名皆倍位御史以獻夫人壽
夫人永惟多壽夫人曰其然其然人惟親賢乃克成德以
永終譽吾子若能從諸賢以成其德吾其承鄉大夫之休
貺已乃進御史而命之曰鄉大夫之貺我及汝者至矣小
子識之夫昔三代之盛也士惟修德而不求人知故德成
而論於樂正升諸司馬司馬復論之以告於王量德而授

官因事而給祿無倖位無冗食無先容之容無虛得之名
故上有道揆而下有法守也是故道德同而風俗一今之
時官人之法亦異於古矣士之修於身者亦不同矣吾不
敢知也汝惟居其官則思樹其業食其祿則思效其勞因
其名則思勉其實從吾之言以修於身庶不虛諸君子之
貺小子識之御史再拜受命三進觴而退杏岡郭維藩亦
在賓席乃作而嘆曰賢哉母也昔孟母之於子也徙舍以
端其習斷織以勸其學因仕以教其成義故孟子道成德
尊而為世法其教之者至也今夫人言官必及業言祿必
及勞言名必及實是其教之者無方也夫業者舉其官者

也勞者有其祿者也實者求其名者也乃天之道也夫人其亦知之乎知天者必順天順天者天必福之夫人之壽其有艾乎越兩月御史奉命巡於陝廷評大經侍御景哲屬予次其事以壽夫人且以贊於御史

壽畢孺人六表序

畢孺人者高士畢君之配也賢淑之行著在南州凡南州之婦若女罔不是師是程於今司諫大同邱子實為嫂氏邱子幼受孺人之德有若滎陽夫人之於退之者故邱子亟稱其賢云今十二月五日惟六十設悅之辰司諫諸君子皆賦詩以壽邱子欲以予言序其詩予固願壽孺人者

其何以辭昔洪範之疇有之曰壽曰攸好德夫壽者永年之謂也德者修身之謂也非壽無以累德非德無以將壽二者相須之道也德壽備斯為福矣是故並言之夫諸子之詩頌德以揚壽也故誦其詩則知其德知德則知壽矣今夫詩有類葛覃之音者矣有類思齊之音者矣有類鷄鳴之音者矣有類采蘋之音者矣夫葛覃昭儉也思齊昭教也鷄鳴昭勤也采蘋昭敬也孺人富家也其歸畢氏也方有顯者而歎於財孺人苦身節用而無怨言非儉乎孺人有子甚敏今職方君也其才其學皆孺人成之非教乎孺人遭家之未造也黽勉為之家以不墜非勤乎孺人淑

慎其身事上接下咸中於禮非敬乎斯可謂備德也已若夫諸子之詩非有擬於古也孺人之行非有迎於諸子之詩也行之所成詩之所歌有弗約劑而同矣夫德所以御氣也氣所以生壽也德愈備則氣愈昌氣愈昌則壽愈永此無窮之道也是詩也發之諸子傳之邱氏其將為南州之美風乎後有編詩者當與葛覃諸什並列矣

壽東蒙封君暨配邵安人序

天之壽人者一人之自壽者三天壽以百計自壽以無窮計夫氣厚而形實以至於百年此之謂天壽者一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自壽者三在天者難必在人者可力是以

君子之壽責諸已而於在天者有弗望焉夫德者盡性而建極天下萬世之所取則焉者也功者先天開物澤被當時而法流後世焉者也言者聖而無位闡猷定制以垂訓者也有一於此即可以不朽不朽謂之壽至乎哉不可尚已此皆六聖之事也若夫節行足以表人政事足以利物論說足以翊聖此皆賢者之事也有一於此亦可以不朽壽孰大乎夫天之壽人也或十人而一二人焉或百人而數人焉同謂之壽則然也然而是人也弗皆賢也賢者後世有聞不賢者後世無聞則弗可謂之同矣是以君子之壽責諸已而於在天者有弗壽焉邢臺魏公以子正郎宗

召貴封主事厥配邵封安人公之在邢臺也邢民無飢寒其惠洽矣盜遠而奸戢境內弗擾其政肅矣士向學而修業其教行矣功不已立乎公善積而流光宗召承之取有官位且大有聞於時德不已立乎邢臺之政安人內助之也正郎之賢安人翊教之也相而克協順而無成賢不可並乎夫邢臺之澤邢之子孫戴之正郎之賢正郎之子孫又引之所謂不朽孰大於是則公與安人之壽不既大矣乎公行年八十安人七十有七耳目聰明神氣益強天其又壽之乎語有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夫公之夫婦立政積善非有望於天天之壽之非有私於公之夫婦理之相通如執左契有必合者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以是夫宗召之友正郎游子器重副郎田子世英咸曰書標壽考詩序偕老稽謀厚倫式昭國美若公之夫婦宜有紀述以昭天之祐又謂詩書標叙皆出史氏以予嘗為史官故請作壽序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七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八

好語亦壽乳

世心以天之林又隨書默除省出史月以子善無史官
壽善精其前志蘇特思創左以固美善公之夫誠其下
吳夫宗子之文五浪張子器重隔波曰子世英其口書默
味豈吹燁古應首必合善姑曰蘇善之來必育餘美其心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八

儀封 郭維藩 价夫 著

德清 門人 蔡汝楠校訂

序一十七篇

網目前編序

著書非古也自仲尼始也然而非聖人之得已也夫古者
庖羲堯舜禹湯文武之王天下也皆以聖德致治身睹厥
成何以言為仲尼之德數聖人之傳也然不得位以行其
道於是恐數聖人開物成務之道遂無傳於後世又恐後
世不可數得聖人也乃取數聖人已行之迹筆之於書是

故易弗贊則陰陽不可得而明矣書弗序則政事不可得而用矣詩弗刪則性情不可得而正矣禮樂弗定則人鬼不可得而禮矣春秋不修則名分不可得而秩矣故謂之六經焉自夫人主之有六經也用之則治違之則亂自夫學者之有六經也守之則為聖為賢背之則為愚為不肖然而無有能易之者故曰非聖人之得已也夫經所以載道也史所以紀事也世之所不可無者也若夫六經之春秋固史也載道而至易書詩紀事而至春秋粹乎不可尚已由孔子之後而有作者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氏之七篇其經之翼乎若左傳國語其春秋之裔乎由四

子而後作者益多矣談道者宗經言文者宗左氏或僭擬經其粹且高者僅可以為三子之翼左氏之裔耳下焉者吾不欲觀之矣書可易為哉不可已繼春秋而作者其史乎若近世司馬氏之通鑑朱氏之綱目蓋史中之傑然者也昔仲尼作春秋也終周敬王三十九年而通鑑暨綱目始威烈王二十三年其間七十餘年之事邈焉無聞非史之缺典也歟吾友函谷許子賢者也以忤時退處龍灣十有餘年探道既精稽古既悉乃為綱目前編三卷以續朱氏之缺其書法不襲近代而亦不詭於春秋至其表微闡隱獎善絀惡之意嚴且正矣其斯世之不可缺者乎而函

谷未嘗以示人也夫鑒往戒來人心之同也世烏得而舍諸是書之成在嘉靖二年春元年夏則中庸本義并詩考五卷成最先成者易參五卷春秋意見一卷在正德十六年夏夫十年之間而著五書函谷之於問學可謂強力不怠者矣

壬辰會試錄後序

嘉靖十一年會試既訖事臣當有言附諸錄後夫國家之制科目也以言取士而士之以言升者又能隨其所使以媚於上下是以百六十年來英傑輩出功業炳煥科目之制亦既無負於國矣然近時議者有謂科目以文程士不

得其人噫可謂不知言矣夫人之有言也猶天之有春也天之心因春以宣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心亦因言以宣春布而物生天之心見矣言出而行著人之心見矣若夫文又言之成章者也願不可見其心乎是故心正者其文莊以舒其政普心誠者其文確以整其政實心淵者其文深以切其政精心廉者其文方以嚴其政辨故文詭而政放險心者也文紆柔而政靡諂心者也文縱而政無制粗心者也文刻厲而政猛忍心者也心發於文文達於政心之臧否攸判而人之賢不肖昭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其斯之謂歟是故讀太
甲之文則知伊尹之心公而堯舜君民之業出焉讀說命
之文則知傅說之心誠而霖雨天下之澤出焉此皆異世
者也猶能因其言而知之而況於同時者乎孰謂言不足
以知人哉又孰謂以文程士而不得人哉為斯言者不知
言者也雖然文由心而出心由養而正養由學而得學由
教而興是故必端好尚必審取舍必辨義利必慎防檢必
致擴充久之而熟則心正矣心正文斯美矣文可易言哉
我明龍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能自得師而制作之
見於御製文集者渾渾噩噩如元氣於穆播之萬物色象

各具真天之文也其教人之為文有曰明道理通世務無
事華藻大哉王言其以身教者乎肆皇上入纘大統聰明
睿知繩其祖武懋德緝學如恐弗及聖學之著於敬一箴
及五箴註者弘博深奧雖堯舜精一執中之旨何以復加
今皆鐫布學宮以惠天下天下士目濡心繹溘然丕變今
閱多士之文皆會理研義合於典則蓋有取之不能盡置
之不忍棄者非聖化涵育鼓舞神速詎至是乎爾多士既
以文升矣其尚克克乃心施之有政以成格天仰德之業
以侈我聖祖皇上作人之化是亦尹說之徒也若言與心
違行與言違而但希寵取名以為身計無乃重資議者之

口以為科目羞乎爾多士其慎之哉

壬辰進士序齒錄序

同年有會敦友好也會有錄示考祥也達於斯義者友道其可與乎嘉靖壬辰春上賜進士三百二十人是三百二十人者同日對大廷又同日賜甲第其進同皆業六經而宗周孔其道同茲所謂友也會者所以序齒明義以講其好者也厚之道也昔者子言之曰毋友不如己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是三百二十人者皆天下之英也所謂益友也有益友而不取以輔仁其何益哉夫仁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也者事必合道之謂也事必合道則可以為君

子行而不息則亦可以為聖人夫朋友之倫列在五典與君臣父子配其重如此其義惟在輔仁以成其德而已今之友者乃異於是夫身居華要力可以升降人物則友之於是隆體隆貌極力為役務結其歡心此取其形勢也揚於詞場蔚有名稱則友之於是朝夕講說共探其模擬鍛鍊之術此取其文藝也摘前賢之微瑕以張已見唱無實之高論以惑後學則友之於是私相論議動倣聖人大言相誇以誚一世此取其詭異也媒孽使氣退處待價則友之於是曲為稱道推挽不舍必有濟而後已此取其釣譽而獵榮也至其訥訥尚行者目為庸腐忠信誠慤者目為

迂愚正直不隨者目為骯髒修職立事者目為流俗不惟
不之采又從而訾毀之棄其所可取而取其所可棄安望
其有所益而成德哉由是觀之雖謂之無朋友之倫亦可
也子又言之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三百二十人者
皆天下之英也直諒多聞者濟濟皆是也諸子和厚慈良
者取其直克疏通敏辨者取其諒克篤信固執者取其多
聞克有無相濟彼此相成如是則文章道德可以範後勲
庸氣節可以鳴時是錄布之天下天下頌之流之四夷四
夷頌之傳之諸子之子孫諸子之子孫頌之其或不然將
有指而議之者矣夫聚天下之英於一席會可樂也然有

錄以考祥亦可懼也樂以興懼懼以興其取友之實則友
道之復於今必自茲會始也諸子盍共圖之哉因高公秉
林敬夫之請書此為錄序

序張氏世譜後

宗法亡而後族紀踈族紀踈而後恩義薄恩義薄而後風
俗衰風俗衰而天下不可言治矣昔周之盛也鳧鷖既醉
詠歌太平其由在上者君之宗之乎及其衰也角弓興怨
荐至陵夷其幽王不睦九族之致乎此宗法所由壞而天
下之無善治也後之君子思宗法之不可復也乃為族譜
則譜者宗法之寄也作之者其仁孝之至乎其亦有遠慮

乎秦漢以來賢人君子藉譜之力猶能識其祖先於數世之上唐衰而譜法亦絕矣至宗而歐蕪二子始為之其立法初例真可以敦叙宗族長其恩愛矣由宗而來為譜多倣之間有附益者以義起也亦所以廣仁愛之道也予觀石首張氏世譜其法雖倣二氏而其例又有二氏之所不及者予所謂以義起也譜始教政公自教政公凡三世而得僉事訥菴公由訥菴而來得叅政東軒公由東軒而來得今禮部侍郎兼學士陽峰公父子祖孫宦業赫如文章煥如而張氏之族益顯望於荆楚矣譜之作訥菴也陽峯則自訥菴以下續譜焉其為目有四曰圖譜者列合族之

生叙而達其所分者也行譜者列分族之生叙而人著其所履者也事譜者錄合族之行也凡有善皆弗掩也文譜者錄合族之文也文凡為族人而作者也凡張氏之子若孫觀圖譜而知其本之一也而尊祖敬宗之心生觀行譜而知其一之分也而敦睦族之心生觀事譜而知先之不可忝也而繼志述事之心生觀文譜而知先烈之有述也而敬守慎重之心生尊敬可以作孝敦睦可以作愛繼述可以作善敬慎可以作德孝愛德善立而一家仁讓之化行矣由是可以化鄉黨化邦國以達之天下由是雖三代之盛可幾也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斯之謂

與侍郎又謂譜雖善而無法則不可守法雖立而無惠則不可行乃為族約以訓宗人以敦宗好又置義田以待貧乏以救飢寒約法也田惠也法以翼譜惠以翼法張氏之譜雖傳之百世可也侍郎方以道術德行受知聖主自是當進宰天下矣使天下與仁興讓其亦以是加之乎續譜既成侍郎欲予言序之後也乃以此說歸之

便道寧親詩序

張子德珍之在禮省也謹節明度禮職甚修武宗在御時議南征乃上疏亟諫有詔杖於庭今上欲更議大禮又上疏亟諫有詔杖於庭甚以痛危而後獲者累矣嘉靖乙

酉自正郎叅議江西藩司事上蓋酬其忠云今年秋九月督其省之儲入留都事竣將道於浙省其母太宜人王乃求諸公鄉之詩以歌其事又請廷尉灣江王公屬予為詩序予感德珍之事而重王公之請故樂為之役焉壹者德珍之來嘗顧予於玉堂之署予揖之坐而謂曰惟予寧親之二年有南征之諫嗣予蒞南雍之二年有伏門之諫皆不得從諸賢後以自盡於心今見吾子予心猶戚戚焉敢問昔者伏門諫禮之時能無惑乎曰禮如是也奚惑曰明矣哉昔者持議者已獲聖心熒語一入禍且叵測能無懼乎曰為禮而弗知禍奚懼曰忠矣哉昔者伏而哭於門也

欲以衆勝乎曰冀悟上心也奚敢曰勝曰誠矣哉昔者杖而危也怨乎曰得吾心也奚怨曰愛矣哉乃作而嘆曰仁哉德珍之為道也夫人之所以為人以其仁也故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禮何夫明仁之辨也忠仁之毅也誠仁之確也愛仁之用也審於仁斯辨於禮矣是故仁人不逢君以貪利孝子不遺親以向榮故隨其所在而盡心焉德珍昔者之諫所以致忠於其君也今日之歸所以致孝於其親也非仁而能之乎故嘗三復冊中之詩而審其音矣詠其明者昭以曠矣詠其忠者勁以厲矣詠其誠者莊以確矣詠其愛者寬以和矣斯皆治世之音也已於是詠之

登堂之時以侑上壽之爵太宜人聞之有弗悅乎餘風所動鄉士聞之有弗興乎他日採風之使以姚風為東南之美者必自茲冊始

高司諫出使詩序

昔子路去魯請贈顏淵告以去國反國之道焉及顏淵請處子路告以居國之道焉辭不蔓指不泛君子曰知言哉夫贈言朋友之義也責善朋友之道也言而無善之可尋焉用贈是故高則失之虛誇則失之誕達則失之蕩危則失之激深則失之晦直則失之倨曲則失之屈易則失之淺泛則失之同頌則失之諛思則失之怨親則失之暱憫

則失之愁斯皆遠於贈言之道矣是卷之詩諸諫長贈頴之使楚也臣道子道友道使道皆備焉實而不滯簡而不遺文而不飾取而不匱施而不既其辭碩其風好誦之使人有不興者乎頴之篤行而好諫篤行則踐好諫則從踐則復其道從則助於行其於是詩也不將益踐益從乎

送蕭汝肅還汝南詩序

汝南蕭汝肅既卒業大學將歸汝人仕於朝者皆贈以詩執中善汝肅請於予曰汝肅吾汝名士伯若父讀書樂施咸有聲於汝吾汝人愛之重之是以有贈詩子盍發作者之意以勸汝肅予曰作者之意予不得而知也詩之義則

予聞之矣夫詩者言之諧聲而可詠者也心感於物而有言陳辭比興各本其心之所之詩之體也抑揚諷詠使人興起而不能自己詩之用也是故其辭正者導善其辭邪者導淫故詩之用大矣夫贈行之詩感乎人者也詩莊重言乎其人之正者也詩巖拔言乎其人之毅者也詩婉正言乎其人之和者也詩竒以宕言乎其人之豪者也詩暢而通理言乎其人之文者也反是其人可知矣是故嵩高之詩碩好巷伯之詩萋菲皆感乎人也汝肅誠賢矣諸詩誠美矣汝肅諷詠其詩必將自感乎哉是殆益進於善矣詠之而弗感焉詩雖工無益也孔子曰詩可以興言感也

洛陽路自立先生輓詩後序

今之輓詩即古之輓柩歌也思其人而不可見也則哀哀而不已則歎歎而不已則形諸言詩則言之有聲而可詠者也故觀其詩則人之哀可知已洛陽路自立先生卒縉紳皆有哀詩積既多其子進士直乃會錄成冊屬予為冊後序予固哀先生者也能無言與夫輓詩述死者之行以寫其哀者也惟其行不同也而詩亦隨之予見詩浮於行者有之矣未聞行善而詩不美者也是故悼德者其詩溫以莊悼功者其詩詳以實悼文者其詩雄以深悼節義者其詩廉以栗悼恬退者其詩安以和故行薄而詩浮詩難美不足觀也已足冊之詩詞婉而旨深節疏而音暢殆賢者之作乎其足以表先生之善行乎於乎先生於是為不沒矣

贈京兆唐應韶送母還楚詩序

泰之為卦也通也故象曰天地交泰否之為卦也塞也故象曰天地不交否夫交二氣往來也惟交乃通於是乎萬物化醇而天地之化行矣否則反是於是乎天地塞而化息焉天地且然而况於君臣乎夫君天道也臣地道也君臣之交莫大於孚君臣不交莫大於譎孚信也信則志同故德業修而國昌譎弗信也弗信則志乖故德業不修而

國危故君臣之間不可不慎也其在時也泰為正月否為七月天地之泰也自正月之春比於六月之夏極矣故夏者泰之衰也天地之否也自七月之秋比於十二月之冬極矣故冬者否之變也否泰相禪歲功以成此天之所以為大也惟聖人之御世也法天之道消息盈虛與時不俛故能使世常泰下聖人一等則難言矣以詩書所載君臣之言論事功觀之唐虞其春乎禹湯文武其夏乎周衰以後其秋冬乎其君臣不可言交矣我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之德有天下于時小大諸臣罔不一心以從聖志故功業巍巍可並唐虞至於今日壹似有少異者比歲以來在廷

之臣多以疾病侍養省覲送親乞歸其鄉而以病乞者十八九皆不得旨且禁之是四者令無禁朝廷所以體臣也一者之禁其亦有所懲與予嘗觀人於今日矣其乞而去也壹似有不盡然者或感憤於一事之微輒為危辭以諫即有不逞則乞疾此舍名者也或值難事謀不能濟而力不能任恐其敗也則乞疾此持祿者也或惡行欲張勢不可止則乞疾此辟咎者也或骯髒善傲開爭端以激怒上官上官或怒也則乞疾此賈禍而沽名者也至有上疏即行若謂弗顧其祿者天子如天之覆也大臣又以為賢比其後也畀之華秩如恐弗及由是遂使浮薄之士肆行無

忌如此者信乎謫乎其視國初諸先正之忠實孰賢乎故今日之禁正所以易否而還之泰也六亭唐子之為御史也奉其母夫人於京師其丞京兆也又奉於留都婉曲承順母安其養者五年及於今而歸志弗可奪也乃唐子以送母請於是帝若曰是昔為御史以直道事予者乎是向予簡丞京兆者乎此純臣也不予欺詔使行焉當禁假之始而唐子之請無俟於再非其相乎能如是乎留都公瑯嘉唐信於君而孝於母也皆願歌其美以為臣子者勸古人之詩載諸國史必有序以明得失之迹予從史官後故為序以竊附國史之末焉

送中丞申臺張公之遼陽詩序

嘉靖五年春天子命南京光祿寺瑯信陽張公季升為右副都御史以撫遼東若曰雲予端臣也遼東予衛服也汝其敬棘勅以往以撫吾士乎以固吾圉乎命既下公乃戒行於是留都部院監寺諸公咸作詩以贈光祿少瑯柴公德美乃萃而登之軸以予為詩序予曰不可夫言大者不易窮義幽者難為訓公有申伯山甫之賢諸公之作皆崧高丞民之誦予也寡學又弗文安能序德美曰昔周之盛時采詩列國國史篇著其義以明得失之迹子舊為史官又職文字其何辭焉請必為之予不獲辭乃詠其詩而審

其音有優而不迫敦而不厲者言乎其仁者也有確而弗
貳者言乎其信者也有方直而勁正者言乎其義者也有
屹乎如山鞠乎如雷稜稜而不可犯者言乎其威者也有
浩浩乎湯湯乎流而弗流止而弗止者言乎其知者也夫
仁所以為息也信所以致一也義所以立令也威所以行
法也知所以洞幾也恩以育之而衣服飲食之當其欲則
士於是乎不怨一以結之而居閑臨事之定其命則士於
是乎不疑令以致之而賞罰動止之有其節則士於是乎
不慢威以肅之而慢令怯敵之信其誅則士於是乎不驕
幾以覘之而物情事變之炳其先則士於是乎不倍不怨

斯親矣不疑斯固矣不慢斯從矣不驕斯畏矣不倍斯和
矣是故親無棄固無間從無擇畏無違和無疾如是以之
戰則克以之守則固而何憂乎圍何憂乎士夫仁義知信
威德之大也公所素有也茲行矣出其有以臨於邊成申
伯蕃宣之功慰吉甫逆歸之望公也亦將永有譽於天下
矣諸公誦德之意其在茲與其在茲與

讀白沙先生詩教小序

予讀白沙先生詩教喟然歎曰懿哉言乎斯可為教也已
夫觀物探化其義幽矣談學論政其道廣矣審出辨處其
幾淵矣行道樹勳其用大矣服食與居其事常矣朋從賓

旅其接異矣登山臨水其情適矣題草詠木其感微矣多
或數語少即在韻然皆闡陰陽發性命原道德本人情貫
倫紀其音颯颯乎洋洋乎諷詠之餘可使違者定其趨卑
者廓其量寂者務其實塞者通其機不煩訓告可以辨得
失可以正性情故曰斯可為教也已或曰聞昔大儒以詩
為閑語先生學聖賢者然則亦為詩與曰何為其然也夫
曳杖之歌知死生之說烝民之頌發物則之彛聖賢固不
廢此矣夫非惡為詩也惡為而無補於教者也苟有補於
教雖三百篇猶以為未足也子固矣論哉詩也或又曰子
生而不與先生接居而不與先生近奚知其然與曰作詩

之旨吾得諸先生自叙先生著述之意吾得諸甘泉湛子
之叙詩云

劉伯儒御史壽母詩序

伯儒御史奉命察雲貴將道於蜀壽其母氏蜀人仕於朝
者若大夫士皆為詩歌其事史惟信屬其僚杏岡郭某為
詩序乃為之言曰夫詩者道情者也情感於事而動於中
形於言而詩成焉所感善焉詩弗與掩也所感不善焉詩
弗與掩也故觀其詩而所感可知矣今之詩不然也因人
以飾事緣事以飾辭不係於所感所謂道情者吾弗知也
是故本無是事而故飾其為有誕也辭大而誇事不稱辭

誣也暱其人而相率以為之黨也屈於勢滅其所醜而揚其所長諂也彼不欲為我取而為之激也鄙其人與事之不可而不為且復為之隨也因厚幣而為之貪也若夫因感而動以自得其情之正者無幾也詩豈易美乎伯儒在臺二年守法摘奸甚力其察雲貴也必道於蜀而後達故得拜其母皆可歌也是以觀之諸詩其辭莊以正其節疏以舒其音清以婉殆所謂因感而動者乎夫以御史榮其親可謂孝矣而夫人詩以歌之可謂得其名矣然吾聞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是故道行則官立官立則實著實著則名生故道也者所以立官也實也者所以

永名也此君子所以貴務實也伯儒奉天子之命巡於南必行其道於南方使南方知天子之有賢臣以是為孝不亦大矣乎以是保名不亦永矣乎夫如是雖無是詩可也是詩雖傳之百世可也惟伯儒圖之

李司空老先生壽序

大司空李公既致仕自南京歸於隴越五年乙亥年七十有二惟聰明強健邁厥官時公姪貢士守纓乃乞文壽公因閤司諫見於予曰纓伯父蒞政行身罔不淑卿大夫暨士有知有未知纓罔敢譽親罔言無以辱先生言昔我伯父為御史巡於遼東惟時總戎及厥中貴臣厚斂於軍士

杏東集 卷八
棄厥戎務邊防大類伯父乃揚其罪於朝遂乃戢嗣為都
御史植厥紀綱公厥刺舉罔貳於左右近習厥公瑯厥貴
戚亦罔弗守法茲惟勇哉伯父友於兄弟纓少失怙母暨
兄皆育於伯父以克有今日茲惟仁哉余曰子言罔譽茲
惟壽余聞凡厥有形惟氣之生受氣厚罔弗壽非厚罔克
永年氣生勇氣盛長勇乃大多壽其來先民有言曰積善
必有餘慶又曰自求多福人惟累仁於下天乃降祥在上
厥若樹厥根茂氣乃來滋天之傾佑惟人子伯非壽伊疇
其壽余聞氣惟養斯克厥氣仁惟克斯廣厥仁不貴異味
後穀味氣乃生不役形志致外物氣乃畜不以喜怒蕩性

情氣乃平惟茲氣充壽乃益勿恃貴而暴眾勿益已而兼
人勿據尊而凌卑仁乃廣茲惟迓壽子其告哉余聞國有
老成丕乃著龜周書曰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今四方多事須嘉謀明德以底於寧
明天子其尚有稽公惟懋乃謀德子其告哉

送太學劉生歸省詩序

萬安多賢與顯者而劉氏為盛有忠而無倦勤而有勲者
大司寇雲菴也有專務寬簡寧民者方伯安菴也有公而
確任而濟者方伯木洲也有勁正而溫然者司寇執齋也
四公皆成德君子也而聚於一家於是鄉之士有所矜式

石東集 卷八 一七
而成其才况子弟之趨庭乎四公之德尚足以風鄉人而况口談詩禮之教於子弟乎太學劉生美邨者於雲菴為曾孫於安菴為從孫於木洲執齋為從姪漸詩禮之澤奉過庭之訓有日矣故在劉氏為賢子弟在鄉為名士在太學為上舍生今卒業將歸其鄉以省其父母執齋既求諸公卿之詩又以書屬予為序使發諸作之義以進生於遠且大者予夙受知於執齋及予為司業生猶及受業於成均故於生之贈義有不可辭者夫世貴之子易侈世賢之子易才習也世貴而侈已不足言矣世賢而無聞焉適忝其家而已矣生既薰世德以成其才今之歸也若怠厥修

以優游於鄉曰我僖次如是也是世貴之習也非所謂世賢也夫處者出之宅也求者用之地也生僖次於鄉處也處而不求用將何資生歸而求之家其有餘地乎是故忠也求諸司寇寬也公也求諸方伯正也求諸少司寇由是而出焉有位也忠足以事上寬足以使民公足以臨事正足以直身而士之能事畢矣不將益重世賢之門乎諸詩義之所及無乃亦在是乎生其無忽予言哉

贈行詩序

石岡叅山東藩司三年分守於遼邊民悅也已還治於省省民又悅也已已邠冬巡撫中丞檄督京餉未行盜起齊

魯弗靖復留捕盜盜乃夷以庚辰正月至京師來輸者如
趨市民又悅於從也於是大夫士稱之無間言六月吏部
疏其賢宜遷天子命為山東臬司副使將歸詞林諸君子
贈以詩予萃錄之遂成巨卷焉覽而歎曰美乎哉言也友
道盡於是矣夫友道之益以責善也人之取益以受善也
友不責善曰損己不受善亦曰損友而交損奚取於友哉
諸子之詩有直有諷有勸夫直者其詞核陳事而不詭欲
其見之行也諷者其詞微寓於言外欲其緝而從也勸者
其詞忠意惇惇而不能已欲其肇新業以篤舊功也黜諛
而納誨明義而畧情是益友之言也石岡知能擇術謙能

受言是善取益者也詩所及不將為德業之資乎故曰友
道盡於是矣

送灤江王先生赴京詩序

灤江王公汝溫為南理長之二年晉佐大司馬於京師將
赴召太宰王峯朱公以下凡有七人餞於徐氏之東園又
即席各賦詩一章以贈之少司徒樾岡胡公屬予為序予
三辭之樾岡不可予曰無已聊以衍諸詩之義乎樾岡曰
可夫詩者主文而譎諫者也辭明而音婉清濁協陰陽節
奏中律呂詠之足以動人者文也陳善致規使人聽其音
而徙義者諫也徒文則肉好而近諛徒諫則徑直而難入

其於詩道遠矣吾觀諸詩其弗為至乎夫太宰之詩詠其才也少宰靜菴胡公之詩詠其德也少秩宗類菴趙公之詩詠其謀也奉常栢齋何公之詩詠其威也都憲靜齋陳公之詠如玉峯大秩宗立齋沈公少宰蒲汀李公符卿程齋盛公與樾岡之詠如靜菴少司馬石峯陳公都憲信山韓公宰鄉萊灣安公納言仰止黎公如類菴馬夫才者造謀者也德者所得者也謀者制勝者也威者立令者也才良則謀善德深則已正謀善則勝全威定則令一是故謀善斯外患可制矣已正斯債帥可祛矣勝全斯國家可定矣令一斯六軍可訓矣以是協恭於大司馬不可以復皇

武之無競乎因感以陳義畧情而申規此諸公之詩所以為至也灤江敏博沉斷都諫省則國無淆論撫兩鎮則時無飢民長南理則人無冤獄非天下之全才乎收大臣之全功其在茲行與諸詩之義無乃亦在茲與

守難贈王良謨守順德

守有三專有三沮去沮舉其專守之職其廢乎何謂專民所皆好因而與之則已不費而惠行則專民所皆惡因而去之則上不損而害弭則專隸郡之吏好惡以民者吾得而舉之好惡以已者吾得而治之揚善禁惡斯政均則專此之謂三專何謂沮守吏民之首也其任甚重故與監司

相接之禮亦優監之品下於守者守不庭叅今皆誥之跪
趨唯諾與州縣之吏伍則無以取重吏民而政不可立則
沮道路之治置吏掌之迎送之事非可以責大夫也今之
顯客往來者守不迎送即以為傲而毀之多至名敗而官
廢故通衢之郡守以迎送為務而以其餘治民是以多廢
事則沮朝廷以黜陟之典馭庶官國初之制九載三考然
後綜核其功過而黜陟之是以法定而人尚義自推墜之
法行而三考之制格於是以致訪察定賢否而毀譽之言行
以毀譽為黜陟而官士之守奪故行賄以取譽而剝民以
資賄則民玩而難使則沮此之謂三沮夫沮與專二者不

並行也沮者昌則專者塞矣塞則惠政不流惠政不流則
民不輯民不輯則怨怨則違亂不遠矣故欲天下之治非
求其沮者而去之不可得也夫沮之起由法壞也法之壞
由簡便者決之以趨利也及其久也顧守以為法矣今欲
釐其弊以復於正非朝廷大政驅之不可得而變也非公
卿言之朝廷之上不可得而知也公卿言之朝廷斷以復
之非良有司不能守也良有司守之非明罰以翼之不可
得而久也是故事不憲舊為擅責非分之禮於人為僭屈
節以媚人舍務而逢迎為諂剝民以利己為貪如是者罰
無赦則沮者塞而專者行矣然而惠政不流而民不輯則

吾未之見也刑部正郎王君良謨擢守順德順德為畿內
大郡又當南北之衝人為難之良謨方而有禮質而無好
非惟自信之吾黨之士皆信之也則不諂不貪固已預知
矣其所專者孰得而禦之乎若夫人之所以處良謨者皆
非良謨之所能知也同鄉諸君子咸思贊其行述之以屬
予因作守難贈焉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八

再未之見也刑部正郎王君良謨推守順德相德為畿內
大都又當南北之衝人為難之良謨方而有行守而無好
非惟自信之吾黨之士皆信之也則不疑不貪固已所知
矣其所專者孰得而禁之乎若天人之所以處良謨者皆
非良謨之所能知也同鄉諸君子咸思贊其行述之以為
予因仰守難贈焉

杏東先生文集卷之八

